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二

吳興姚

鉉

纂

記乙 摠一十一首

府署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興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御史中丞壁記

東都留臺石柱記

趙曄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監察使壁記

柳宗元

祕書郎壁記

權德輿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劉禹錫

問國庠記 舒元輿

中書政事堂記

李華

政事堂者自武德已來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故長孫无忌起復授司空房玄齡授左僕射魏徵授太子太保皆知門下省事至高宗光宅元年裴炎自侍中除中書令執宰相筆乃移政事堂於中書省記曰政事堂者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悖道於君逆道於人黷道於貨亂道於刑尅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移之兵不可以擅誅權不可以擅施貨不可以擅蓄王澤不可以擅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讎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可以剥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亂不可以啓之於萌伐紊不賞削紊不封聞荒不救見饑不驚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鑄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鳩

毒有夷族有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逐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狄公正廬陵之位自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燹理化爲權衡論思變成機務道變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書史有名可以爲終身之誡無罪記云

御史臺新造中書院記

舒元輿

王者執生殺之柄造天下使百度順而已矣其或不順與順而不得其度者皆屬於御史府府之動靜爲朝廷紀綱之職與百司絕類蓋百司坐其署但專局而已矣入於朝與啓事於丞相府亦不出乎其位是以朝罷而各復其司以無事於朝堂與中書也若御史臺每朝會其長摠領屬官謁於天子道路誰何之聲達于禁扉至含元殿西廡使朱衣從官傳呼促百官就班遲曉文武臣僚列於兩觀之下使監察御史二人立於東西朝堂輒道以監之雜人報點監者押百官由通乾觀象入宣政門及班于殿庭則左右巡

使二人分押於鍾鼓樓下若兩班就食於廊下則又分殿中侍御史一人爲之使以莅之內謁者承旨喚仗入東西閣門峨冠曳組者皆趨而進分監察御史二人立於紫宸屏下以監其出入爐煙起天子負斧展聽政自螭首龍池南屬於文武班則侍御史一人盡得專彈舉不如法者由是吾府之屬入殿內其職益繁其風益峻故大臣由公相已下皆屏氣竊息注萬目於吾曹吾曹坐南臺則綜覈天下之法立內朝則約繩千官之失百司有滯疑之事皆就我而質故乘輿所在下馬成府釐朝廷之綱目與坐臺之判決者相半是以御史府故事於中書之南常有理所先時惟中丞得專寓於尚舍一院若雜事與左右巡使則寓於西省小胥之廡下遇大朝會時吾屬皆來則忿懣於雜事巡使之地既寓於小胥則我實客也每亡事而去則主人必坐而入諠譁狼藉其態萬變向之霜稜盡爲涕洟矣豈吾君以天下綱紀屬之於我之意邪上元二年侍御史劉孺之作直廳記初拜儀云謝宰相訖向南直省院

候端長又入中書儀云到直省院入門揖端公訖各就房嗚呼以御史之重以前時作者之記恬然以直省院爲記君子未嘗有非之者有羊之神何其翳而不光邪聖唐大和二年己酉歲天子擢尚書吏部郎中河南宇文公爲御史中丞詔下之日不仁者相弔御史府新例知雜事一人中丞得以選於廷臣河南公既拜之日上言請尚書司勳郎中瑯琊王君以自輔識者曰河南琅琊同心異質之人也心苟同雖堅金可斷於御史乎何有他日雜事果以寓直省院爲歎廼議於中丞深樂之昂持啓於中丞曰此前日之闕也中丞能爲之豈直栢署之光乎實羽儀吾府之多也皆佐其意事得聞於上上曰良有是乎俞其請如響即詔度支出錢百萬以資焉乃於政事堂直阡之南選地以作之中書之南實天下會計之地不容咫尺之隙非雄重清切之司於此豈容足乎我是以得制焉舊中丞院在西與西院相絕遂以其地易大京兆院合爲三院東西四十六步南北四十步由東爲首其一爲中丞其二爲

雜事其三爲左右巡使若中丞升爲大夫改官不改院若三院必
朝集臺院附於雜事殿察附於巡使其名摠號爲御史臺中書南
院院門北闢以取其嚮朝廷也其制自中書南廊加南北爲軒入
院門分東西廂爲拜揖折旋之地內外皆有廡蟠迴詰曲矚之盈
盈然梁棟甚宏柱石甚偉椽藥棗椳麗而不華門窓戶牖華而不
侈名木修篁竒葩秀實若升綠雲若編青簾以至於几按筆硯簾
幌茵榻果籩茗器皆新作也從官胥士役夫走馬勾稽按牘飲食
休息之地皆得其所若百官之請事羣吏之叅謁入吾門將抵伺
於屏者見吾軒堂堦闥之嚴固不俟戒而自肅爲此者何尊天子
也吾府爲天子耳目宸居堂陛未有耳目聰明堂陛峻正而天子
不尊也天子尊未有姦臣賊子而不滅也姦臣賊子盡滅矣可以
自朝廷至于海隅蕩蕩然何所不理哉吾之作豈是志小者近者
之心邪謹按高宗天皇大帝作大明官將二百年矣當時有司經
度曾不是思將以待我而作我之所以作蓋前補二百年之遺事

後貽千萬年之不朽摠紳觀者命爲御史北臺聞者謂之知言君
子曰移中丞雜事今之心於大柄天下豈有遺事哉某備于寮屬
得聞君子之論且承公命其記於是乎書乃題中丞雜事泊三院
主主簿官封名氏於其後以爲一時之盛事大和四年歲次庚戌
八月十六日丁巳記

御史大夫壁記

李華

君以文明照臨百官官糾其邪職在邦憲由京師而端下國王化
所繫不惟威行御史大夫其任也用捨決於天心得失震於人聽
舉直措枉果而不撓則公卿屏氣道路生風率其屬以正于朝瞻
我衣冠不仁者遠苟異於是爲君子羞政之雄雌與德輕重故名
公在位天下仰賴焉秦官有御史大夫在漢爲三公職副丞相丞
相關則大夫遷或名司空或名舊號史足徵也議大政必下丞相
御史其廷署古曰府近曰臺其衣冠章綬品秩所視載於甲令聖
朝臣唐虞高尚之賢內周漢不賔之俗登人於五福薦樂於九歌

帝德廣運而瑞草生天威震動而神羊至故柱石骨鯁之老更拜
焉距義寧至先天登宰相者十二人以本官參政事者十三人故
相任者四人藉威聲以稜徼外按戎律者八人官或改稱大司憲
臺或分爲左右肅政罷置不恒從其宜也開元天寶中刑措不用
元元休息由是務簡益重地清彌尊在難其人多舉勲德至宰輔
者四人宰輔兼者一人故相任者一人兼節度者九人異姓封王
者二人尊號加孝德之明年樂成公自尚書左丞兼文部遷崇德
也昭融禮經嗣續文雅張紳友山甫將明風度可以師長人倫動
靜可以訓齊天下喬岳鎮定嘉量平均心爲百行之宗體備四時
之氣雅有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樂成有焉至若教行於無訟
之前慮辨於未萌之始未萌而慮則求煩不獲無訟而教則何用
不臧寬細瑕爲大體復故事爲新政小人畏法君子夷心無隱情
於國家無愧辭於神道堂堂乎大雅之素也初廳壁列先政之名
記而不敘公以爲艱難之選將俟後人謂華嘗備屬僚或知故實

授簡之恩至屬辭之藝寡無以允副非常之待所報者直質而少
文天寶十四載六月十五日記

御史中丞壁記

皇帝授天明命垂五十年大道成俗黎民於變百官設而無事三
辟存而不論振古未然也猶以爲成歲資于降霜律人本於持憲
憲司之拜尤覈名實王猷其遠乎夫察風俗平冤滯踣邪佞延俊
賢云誰司之職惟御史御史亞長曰中丞貳大夫以領其屬士可
爲伯游之佐司馬乃令尹之偏古之制也漢儀大夫副丞相以備
其闕參維國綱鮮臨府事故中丞專焉意者殄凶人之豪挾君子
之道各行其志無所牽束行止與大臣絕位指顧則周行振聳政
體宜之晉宋元魏以還無御史大夫由是中丞威望愈尊禮有加
等如火烈烈如霜肅殺不可犯也屬時清無獄朝尚寬政行葦忠
厚王化根源周室仁及草木而愷悌流乎頌聲漢文好黃老而公
卿恥言人過舉盛德則儀形著矣焉用察察缺缺以恂生人哉欲

以此道行於軍旅故東西幕府皆兼大夫餘軍多假憲司之號聖皇之志也天寶中君臣於道德之間又新其化以尚書左丞張公爲大夫太府少卿庾公爲中丞天下翕然名教知勸大夫陸中丞也羽翮得清風之助中丞奉大夫也律呂本黃鍾之宮耆儒碩老罕云遇此感矣公中和備體沈潛經德易直且武溫文而清遵王路以整多方由夫身而貞百度此外盡餘事也古之制記者先諸德而後諸事至若命官之始省復之代名號冠綬之差祿秩位負之數辭尚體要況皆知之今不書省文也華昧學淺藝承命維谷羣言之首非所克堪然故史也勉以酬德天寶十四載九月十日記

東都留臺石柱記

趙曄

天垂象聖人則之故星有執法職有持憲皆鐵冠繡衣直指不阿俾在位者肅如也日者天子在鎬庶官分守於是乎有留臺所以上至中司鸚峙都邑夫洛陽有明堂辟雍太倉武庫郊廟百祀邦

畿百役有不如法得舉劾之至若密網峻威微文深詆衆所嚴憚愈於京師蓋由臨之者專也奉之者一也專則權有獨斷一則政無多門前達以之立名於此暨皇運中興與人休息雖風移代變煩簡則殊而舉直措枉典刑猶在殿中侍御史河東薛公朝之望也復修舊職凜然生風秦官漢儀斯不替矣乃篆石題記使人不遺聊紀於近庶昭厥德始自乾元歲掌留務者次而書之以垂下後大曆八年月日記

吏部員外郎南曹廳壁記

權德輿

漢朝尚書郎辨章制度主文書起草之任東漢方冠以名曹用諸曹功超卓者轉遷選部魏晉已還其任寔劇國家紀律昭明官循其方凡薦紳之倫未命爲大夫者滿歲皆調於轂下啓事賦祿必光有司初上元中天官趙郡李敬玄號爲稱職以覆視官簿差次裁成端本肇末得不重煩乃請外郎一人顯南曹之任其後或詔同曹郎分主之或詔他曹郎權居之皆難其才而慎其舉也大抵

鷹是命者必屬耳目焉以其公是能否之間不可過也以事之委會吏之奇衰因緣詭故中若市道居之者通則闊略守或刻深苟成績於是則翰飛不暇登二掖贊六職得之夷易疾若傳置太原王仲舒字弘中溫毅廉直清方敦實風槩姿材邁乎羣倫貞元十年冬繇諸侯部從事賢良對策歷左右諫列儀曹考功郎十八年實受斯命類能故也於是用堅明忠恕循理官業程品具舉尤違自絕然後以之質於冢宰小宰罷遣者不讎受祿者不誣恢恢然投其虛而銛刃不頓君子以弘中之道爲折中矣昔春秋書士穀曰堪其事也魯語曰署所以朝夕虔君命也今因官署而舉事任春秋丘明之志也至若龍朔咸亨改復之說此皆不書

監祭使壁記

柳宗元

禮檀弓曰祭禮與其敬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敬有餘也是必禮與敬皆足而後祭之義行焉唐開元禮凡大祠若干中祠若干咸以御史監祠祠官有不如儀者以聞其刻印移書則曰

監祭使寶應中尤異其禮更號祠祭使俄復其初又凡制供祠之吏雖當齋戒得以決罰由是禮與敬無不足者聖人之於祭祀非必神之也蓋亦附之教焉事於天地者示有尊也不肅則無以教敬事於宗廟者示廣孝也不肅則無以教愛事於有功烈者示報德也不肅則無以勸善凡肅之道自法制始奉法守制由御史出者也故將有事焉則祠部上其日吏部上其官奉制書以來告然後頒于有司以謹百事太常修其禮光祿合其物百工之役先一日咸至于祠而考閱焉御史會公卿有司執簡而臨之故其粢盛牲牢酒醴菜果之饌必實于庖厨鍾鼓笙簧琴瑟戛擊之樂篋簠綴兆之數必具于庭內樽彝壘洗俎豆醴等之器必絜于壇堂之上奉奠之士贊禮之童樂工舞師洎執役而衛者咸引數其實設箠朴于堂下以修官刑而羣吏莫敢不備物羅奏牘于几上以嚴天憲而衆官莫敢不盡誠而祭之日先昇立于西階之上以待卒事其禮之周旋樂之節奏必周知之退而視其燔燎瘞埋終之以

敬也居常則飭四方祀貢之物以時登于王府服器之修具祠宇
之繕理牛羊毛滌之飾三官御廩之實畢備而聽命焉舊以監察
御史長居是職貞元十九年十二月御史多闕予班在三人之下
進而領焉明年中山劉禹錫始復舊制由禮與敬以臨其人而官
事益理制令有不宜于時者必復于上革而正之於是始爲記求
簿書得爲是職者若干爲書記

秘書郎壁記

權德輿

按六典秘書郎四人從六品上分掌四部書以甲乙丙丁爲之目
昔漢武帝聚天下文籍於庫內謂之中秘書魏晉之際秘書與中
書或分或合故云職近日月宜居三臺之上丞郎之任與南宮相
亞歷代辨論與時輕重國初思漢廷延閣之制薄江左貴游之選
始以岑江陵虞永興褚河南迭爲之厥後彬彬多文學之士然則
先王之法志官師之訓典九流百氏如貫珠然學與仕皆優而還
相爲用者其在茲乎今年春榮陽鄭君具瞻自涇陽尉承詔授任

鄭君質重而有敏行坦夷而含明識且今中書相君之令第也方
以結綬滿歲調於選部言吏資者積三遷而後至今超居之有以
見擇賢審官與怡怡綽綽之道爲盡美矣在晉鄭默領中外三閣
始刪煩文而朱紫不雜開元初君之王考穎川府君叔祖刑部府
君皆繇禮官博士繼登其任諸父諸兄或解巾以司讎校或決科
而登館殿含章筮仕多在於斯猶相公武公之代爲卿士蓋善於
其職而宜之義也謂鄙人嘗學舊史能知書府官業之所繇是俾
編次郎位彰施屋壁時貞元庚辰歲秋七月記

四門助教壁記

柳宗元

同人置虞庠于四郊以養國老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
制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
學蔡邕引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貴
仁入南學以貴德入西學以貴義入北學以尊爵賈生述之以明
太子之教焉故曰爲大教之官而四學具焉參明堂之政原大教

之極其建置之道弘也後魏太和中立學于四門置助教二十人
隋氏始隸于國子而降置五人皇朝始合于太學又省至三人貞
位彌簡其官尤難非有儒之通者不列也四門學之制掌國之上
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孫之爲胄子者及庶
士庶人之子爲俊士者使執其業而居其次就師儒之官而考正
焉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複楚之政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
通經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簡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
酌于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故有去而升于朝者
賀秘書由是爲博士爲散騎由是爲左拾遺舊制與拾遺爲八品
清官故必以名實者居於其位貞元中王化旣成經籍少聞有司
命太學之官頗以爲易專名譽好文章者咸取爲學官至是河東
柳立始以前進士求署茲職天水武儒衡閩中歐陽詹又繼之是
歲四門助教凡三人皆文士京師以爲異余與立同祖爲與武公
同升於禮部與歐陽生同志於文四門助教署未嘗紀前人名氏

余故爲之記而由夫三子者始乎尔

國學新修五經壁記

劉禹錫

初大曆中名儒張叅爲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于論堂東西廂
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
曲學偏聽臆說咸束而歸于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載崩剝汚蟻
泯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于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
學上言遽賜千萬時祭酒嗶實尸之博士公肅實佐之國庠重嚴
過者必軼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充以儔乃折堅木負
墉而比之其製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絜滑背施陰關使
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迹而尋堂皇靚深兩屋相照申命國子能通
法書者分章揆日懸其業而繕寫焉筆削旣成讎校旣精白黑彬
班瞭然飛動以蒙來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
決若著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縫掖者
鑽仰而已于是學官陳師正等暨生徒凡四百二十有八人請金

石刻且歌曰我有學宇既傾而成之我有壁經既昧而明之孰規
模之孰發揮之祭酒維齊博士維韋俾我學徒弦誦以時切切祁
祁不傲不嬉庶乎適人來采我詩時余爲禮部郎凡警宗之事得
以開決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于文志

問國庠記

舒元輿

先王建太學法以教國胄子欲馭人歸義府也故設官區掌嚴大
其事明公侯卿大夫必由是而出某既求善藝於闕下謂今之太
學猶古之太學將欲觀焉自以爲下土小儒未嘗覩天子庠序欲
往時先三日齋沐而後行行及門下脫蓋下車循牆而趨請於謁
者曰吾欲觀禮於太學將每事問之於子可乎謁者許諾遂前導
之初過於朱門門闔沈沈問曰此魯聖人之宮也遂拜之次至于
西有高門門中有厦屋問之曰此論堂也予懼其鴻學方論不敢
入導者曰此無人乃虛堂爾予感之遂入見庭廣數畝盡墾爲圃
矣心益惑復問導者曰此老圃所宅子安得欺我邪導者曰此積

年無儒論故庭化爲廢地又爲台於此者圃之非圃所宅也循廊
升堂堂中無机榻有苔草沒地丁立其上悽慘滿眼大不稱嚮之
意復爲導者引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入其門其庭其堂
如入論堂俄又歷至三館門問之廣文也太學也四門也入其門
其庭其堂如國子其生徒去聖人之奧如堂館之蕪嗟乎詩書禮
樂國之洪源也濬其源天下可以光潤室其源天下爲之顛頽故
唐堯知其如此亦先命廷臣典二禮教曹子誕敷文德於天下天
下之屋皆可封及夏殷時其孟也則必濬之其季也則皆自室之
自室之時天下之屋皆可誅至周室有文武周公教興而作復唐
虞之道行七八百年而付仲尼承之孜孜日夜席不敢煖祖述之
憲章之發於鄒魯張於洙泗上摩躡三光下垂之無窮其徒有入
室者升堂者及門者散滿天下雖丁周季而天下姦臣賊子猶解
曰周孔之教不敢妄動以此則又之教豈可須臾弛邪至嬴政犯
之室其源源未絕而已自絕於天下矣漢初纔息干戈復濬其源

而後生公孫弘倪寬卜式之徒並出維持戰爭之漢二百年間無所失隊皆周公仲尼之力也國家用于戈取天下其道正於漢氏及闢儒宮立素王祠設學官命生徒崇盛館宇固亦不下漢氏然自寇生幽陵軍旅之事始勝俎豆故太學之道不得不衰涼今皇帝傳大寶七祀生獻吳淠蜀禪於郊廟梟夏逆首極潞姦師拔魏世家此用兩階之舞可謂至矣今溟解無波兵器可以蒙之虎皮矣乃大修周公仲尼之道之時也而太學且猶衰涼之若此豈非有司之不供職邪羣公卿士之不留意邪不然何使巍巍國庠寂寞不聞回也賜也說釋道義之聲雖館宇雲合鞠爲荒圃可謂大國虛設以自欺也愚甚不取且懼周公仲尼之道沒墜於泉遂記其所荒之大略以喻有司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二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三

記丙 述附摠一十二首

吳興姚

鉉

纂

府署

鄆州刺史廳壁記

馬摠

湖州刺史廳壁記

顧况

吉州刺史廳壁記

皇甫湜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溫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

附盧子駿

池州重建大廳記

竇滂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李翰

徐濠泗三州節度掌書記廳壁記

韓愈

江州司馬廳壁記

白居易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歐陽詹

鄆州刺史廳壁記

馬摠

唐受天脩命用古道理仁覆德載與二侔大弘煦丕冒與三並曜繼明嗣睿萬葉其始于十一聖聖謨熙載千祀其初于十四歲歲二月丁巳平巨寇復齊魯地三月己丑乃命臣摠授節分閩撫安餘衆且理于鄆而觀察曹濮故荷皇澤來濯汗俗人旣沐浴咸以絜清物無夭傷各遂性命不化化不楸楸感聖德也豈待守臣施諸政術而革訛止謬乎予以見周公太公之遺風仲尼之禮教有所不泯者焉何以言之先是元兇事猶未順惟此邦衆尚或率從及顯逆謀多不爲用其所寵任皆亡命之徒與皂隸耳故義聲一呼厥衆咸應乃知斯人可與爲順不可與爲逆此其明驗歟夫州郡廳事之有壁記雖非古制而行之已久其所紀者不啻備遷授書名氏將以彰善識惡而勸戒存焉其土風物宜前政往績不俟

咨者訪耆搜籍索圖一升斯堂皆可辨諭原茲邦域其來遠矣曰太昊之墟曰魯之須句曰漢之東平曰今之鄆州其地一也武德中爲摠管府亦爲都督府而蔣曹戴濮充五州隸焉貞觀初廢府復爲州八年始自鄆城移於是就高爽也自逆帥攘據罔率訓典改易昇降名稱溷淆蓋無取焉今以平寇之初魏博田公奉詔權兼勾當則位同正牧宜書爲首亦春秋始魯隱公賢之也其國初已來刺史名氏及遷改之次旣遭蔑棄難以究詳訪諸史官異日備于東壁時聖曆元和紀號己亥直歲十二月己卯檢校禮部尚書兼鄆州刺史御史大夫馬摠記

湖州刺史廳壁記

顧況

江表大郡吳興爲一夏屬揚州秦屬會稽漢屬吳郡吳爲吳興郡其野星紀其數具區其貢橘柚織縞茶紵其英靈所誕山澤所過舟車所會物土所產雄於楚越雖臨淄之富不若也其冠簪之感漢晉已來敵天下三分之一其刺史公革不同或稱太守或稱內

史或稱都督他州或否如魯史晉乘侯牧一也其鴻名大德在晉則顧府君秘子衆陸玩陸納謝安謝萬王羲之坦之獻之在宋則謝莊張永褚彥回在齊則王僧虔在梁則柳惲張謏在陳則吳明徹在隋則李德林國朝則周擇從令聞也顏魯公忠烈也袁紹事高讜正也劉貞外全白文翰也洎于頓大夫作塘貯水溉田三千頃今使君辭也唐景皇帝七代之孫先公尚書先公大夫奕葉之勲有功於民公實嗣之孔悝銘鼎天下重器天王褒拔于公襄陽節度李公陟當道觀察統諸道鹽鐵轉運二牧既陟惟公盤桓鴻鵠不飛飛即摩漢其逋者復其危者安其憂者泰所謂善緝於是拓郭糴萊就便除害政之餘力作消暑樓於南端復亭署於白蘋洲聿興廢土光明敞豁湧出谿谷其舊記吏部李侍郎紆撰其圖經竟陵陸鴻漸撰使君命沉摠兩家之說倣洛晉宋訖于我唐凡一百九十七人及歷代良二千石儀形略也鋪張屋壁設作存歡竦神告民春秋不朽之義也貞元十有五年十二月哉生魄華

陽山顧況述

吉州刺史廳壁記

白玉甫撰

自江而南吉爲富州民朋吏囂分土艱政蓋以近歲適茲不幸紹繼無狀大官以降爲者羞薄而不省務子弟以資授者侵欲而不顧法州遂瘡痍御史中丞張公歷刺縉雲尋陽用清白端正之治詔書寵褒賜以金紫移莅于吉下車之初視簿書簿書焚如絲視胥吏胥吏沸如麩召詰其官皆眊然如醒登進其民皆茶然而疲公噫貽良久於是大新其典爲之開之以修省簡更鍵之以勤彊練密凡事從宜處約以躬率之省費一倍法防旣周銖兩之姦無所容墨俗斯息單民得職威令神行惠利川流未及再暮庶富而教至於無事百姓扶老提穉載路而歌曰昔吏詭詭今更簷簷公能馭之雄亦爲鈺距亦爲廉始繼而若終優以恬昔民嗷嗷今民哈哈公能撫之鰥寡有怡流亡旣來徭稅先具汚茨盡開嚮覆官倉倉無斗糧公來幾時積粟埋梁嚮閱官庫庫無尺縉公來幾時

山積層層瑞露溶溶降味公松瑞蓮猗猗合帶公池公有異政神之祚之民歌路陲翼聞京師天子明聖恩光遠而於是掾吏將卒趨伏固請願書于公堂之比壁夫堂壁有記本以志善悛惡名氏遷次末也矧東西之舊則備今用絕編以首能爲政垂爲後式

道州刺史廳壁記

元結

天下太平方千里之內生植齒類刺史能存亡休戚之天下兵興方千里之內能保黎庶能攘患難在刺史耳凡刺史若無文武才略若不清廉肅下若不明惠公直則一州生類皆受其害於戲自至此州見井邑丘墟生民幾盡試問其故不覺涕下前政刺史或有貪猥憊弱不分是非但以衣服飲食爲事數年之間蒼生蒙以私欲侵奪兼之公家驅迫非姦惡疆富殆無存者問之耆老前後刺史能恤養貧弱專守法令有徐公履道李公廩而已徧問諸公善或不及徐李二公惡有不堪說者故爲此記與刺史作戒自置州已來諸公改授遵繼年月則舊記存焉

道州刺史廳後記

呂溫

壁記非古也若冠綬命秩之差則有格令在山川風物之辨則有圖牒在所以爲之記者豈不欲述理道列賢不肖以訓于後庶中人已上得化其心焉代之作者率異於是或誇學名數或務攻爲文居官而自記者則媚已不居其官而代人記者則媚人春秋之言蓋委地矣賢二千石河南元結字次山自作道州刺史廳記旣彰善而不黨亦指惡而不誣直舉肯臆用爲鑒戒昭昭吏師長在屋壁後之貪虐放肆以生人爲戲者獨不愧於心乎予自幼時讀古循吏傳慕其爲人以爲士大夫立名於代無以高此前年冬由尚書刑部郎中出爲此州雖履劇自課而未能逮其意也往刺史有許子良者輒移元次山記於北牖下而以其文代之後亦有時號君子之清者莅此孰視焉而莫之改豈是其難乎予也魯安知乎他即命圻而書之俾復其舊且爲後記以廣次山之志云

濠州刺史劉公善政述

盧子駿

客有自濠梁來者途訊之曰濠梁之政何如客曰今刺史彭城劉公始受命至徐方與廉使約曰詔條節度團練兵鎮巡內州者悉以隸州今濠州未如詔條請如詔條廉使多稱軍須卒迫徵科若干不如期以軍法從事皆兩稅勅額外也自今請非詔勅不徵廉使曰諾濠州每年率供武寧軍將士糧一十萬石斗取耗一升送廉使州自取一升給他費吏因緣而姦盜則三倍矣自今請准倉部式外不入廉使曰諾劉公至止堅守不渝由是州無他門賦無橫斂人一知教熙熙然如登春臺矣濠在戰國時爲楚地天文記今在牛斗分野楚俗好巫而信鬼死者其親戚不敢穿斲事葬相傳立小屋號曰殯宮焉雖在城郭而爲之有土木墮蠹棺櫬歸然者有棺櫬分圻骸骨縱橫者不獨庶人而士大夫之家有焉劉公惻然曰非禮也吾忍不導之邪下令曰某月有限限畢其家不闕地葬者笞二十鰥寡孀獨力不任者絕嗣無主傍無近親者刺史以俸錢爲營之訖事人無犯令野無殯宮焉盧子曰異乎哉劉公

今日能以禮導邦人且夫葬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奈何宿昔濠之人不藏其父子昆弟邪又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奈何宿昔濠之人不以禮葬其父子昆弟邪又曰延陵季子葬其子仲尼觀之曰其坎深不至於泉其斂以時服奈何宿昔濠之人喪其父子昆弟不葬子於土中邪又曰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奈何宿昔濠之人不歸其父子昆弟之形于地邪劉公教生者以禮示之日月信也恤死者以仁除其暴露義也合此而智以成之難乎哉余耳得客之言不淡旬適至濠上自覩其事秉筆者不載余懼夫識者譏焉劉公治郡嘉績長美詳舉則繁也亦取大遺小之義耳其書以備太史氏采錄焉

池州重建大廳壁記

竇漪

毗巢虐池之二年滴自平原郡得此郡其始至也無屋宇城壁之事無市井人物之類瓦礫凹亞相覓雜視一之月檢訪鄉籍二之月完聚瘡痍三四月後病者起亡者歸瓦者投豁者揜明年春夏

熟冬孰其歸者起者有風雨之備而江盜未息天租無寄故郡人有
有解宇城壁之請既城壁焉則人得以避寇既解署焉則物得以
營帑鼓角器械廳堂簷廡自濠漸周于四隅其間合建置者一無
所闕木端鐵橫分別出入於戲自永泰至乾符戊戌歲是城也以
李僕射爲祖自乾符至于中和癸卯歲是城也滴不敢讓勞其基
趾始末存韓刺史裴晉公語中鑾輿幸蜀之四年冬是年王師始
克官闕記

淮南節度行軍司馬廳壁記

李翰

司馬蓋玄武之官號周官大司馬掌王之六軍將皆命卿諸侯大
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將亦命卿軍有司馬見于古矣周衰
惟晉秉禮尊主屢因大蒐以正三軍馱鞍之役韓厥爲司馬雞澤
之會魏絳爲司馬絳將新軍張老代之蓋今之行軍司馬出於周
制矣秦罷侯鑠天下之兵列郡不復有軍軍司馬繇此廢矣漢制
將軍不常置四夷背誕則命將征之趙充國以軍司馬從貳師班

超以軍司馬從竇固討虜皆其職也自魏至周南北分王建置不
同時方戰爭衆軍恒設凡將軍杖節鎮仍開府者以將軍開府居
刺史者皆有其官隨將廢置隋開皇混一天下省罷衆軍司馬之
官不專武事廢爲州吏負矣國家修唐虞大同之化庭周漢不賔
之俗邊雖有防示不又設軍出於內謂之將鎮於外謂之使佐其
職者謂之行軍司馬行軍司馬之職弼戎政掌武事居常習蒐狩
之禮有役申戰陣之法凡軍之攻戰之備列于器械者辨其賢良
凡軍之材食之用頒于卒乘者均其賜予合其軍書契之要比其
軍符籍之伍賞罰得議號令得聞三軍以之聲氣行之哉雖主武
蓋文之職也舊制朱衣銅印墨綬開元故事多選臺郎爲之淮南
節度行軍司馬尚書戶部郎中兼侍御史王公以經邦緯俗之才
佐淮夷方面之寄敦詩閱禮之學當節府大賢之舉政協乎邦要
慮通乎事微奉中權之旗鼓戒羣帥之鏡鑷師律既和軍容不肅
淮南之府有功宣王室身佩侯印將門良家藩國貴種以禮綬之

則恭淮南之衆有吳楚銳士燕韓勁卒竒材劍客援臂虬鬚以恩撫之則順淮南之地隄封千里徵令百役稅以足食賦以足兵以寬征之則安淮南之衝南走閩越北通幽朔關梁不閉朝聘相望以歡交之則固自韋公統戎旅王公翼戎行威加於大則將不驕惠及於細則卒不惰減役輕斂則人不困待賓省禮則境不危堂堂然混一體以爲力雄雄然鼓衆心以爲氣封疆之外隱如敵國封疆之內不知有軍古人云懸勢於上而下自定置器於平而物自安者蓋用是也茲所謂銷患於未形制危於未萌伐謀之功大於積甲山齊攻心之術強於虎賁百萬彼善師不陣未戰先勝卻軍於談笑之際折衝於樽俎之間今古一時也夫舉善人以行其教大則四海服小則邦國寧舜舉皋陶蠻夷率職帝王之事也秦任百里奚巴戎致貢諸侯之舉也國僑爲政乃子皮之功晉侯勤王信魏絳之力任賢用善合契同德盛府有焉翰獲庇於有禮之俗遂安於無虞之境書績示後豈待命乎揚州本大都督府親王

居中長史理人有府號而無兵甲至德初羯胡難作始以長史爲節度而有行軍司馬古者敬其事則命以始乃自初置列之于壁去大曆五祀夏五月丁丑記

徐泗濠三州節度掌書記廳石記 韓愈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摠齊三軍之事統理所部之毗以鎮定邦國贊天子施教化而又外以與賓客四鄰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下三軍之號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非閎辯通敏兼人之才莫宜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苟其帥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二年而掌記者凡三人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爲尚書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爲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判官其一人曰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祕書省校書郎方爲之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辯通敏兼人之材者也後之人苟未知

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蔚乎其相扶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伏而鳥雲飛也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以紀而陷置于壁間來者得以觀覽焉

江州司馬廳記

白居易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摠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貞與俸在凡内外文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役事上與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遥署之凡仕久資高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弃者實莅之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殿其不能才不才一也若有人蓄哭爵用急於兼濟者居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法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佚惟司馬綽綽可

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北樓水溢亭百花亭風篁石巖瀑布廬宮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之矣苟有志於吏隱者捨此官何求焉按唐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噫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蠢者爲身謀則祿仕之優穩者余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得以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題記

吉州廬陵縣令廳壁記

皇甫湜

在易之爻二與四同功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四之多懼以近君也今州之近縣當刺史理所其難爲與支縣相百宜矣哉廬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竹鐵石之贍殖苞篚鞞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楊故官人率以貪敗令日兩趨州衙退祇承錄判將校事之紛錯率相關臨煩言易生凡事難

專故愈不理近年百姓創罷徵賦發斷其人益訛與處險易以亡
匿尤輕犯禁夫以不專之理理益訛之俗承積弊之餘雖使冉季
復將不能也今清河張君儼為之理適得良二千石俾顯其政而
展其材居未再稔最於一郡張恂恂以奉上煦煦以字民剽繁決
劇以通敏彈豪糾黠以沈斷清白之操較然絕類便安之謠流而
遠聞宜舉其卓卓以敦沮勸縣之故習令將之邑佐發斂盛糗也
緡具車航千里迎拜君以讓卻之單航赴官則吏皆廉縣之故習
令始至取宮羨物益備用團鄉次役以供芻粟君以法喻之一
切禁絕則民知恥布其信推以至誠促嚴吏家慰懋民戶故秋
夏之稅先期而集宥取一以警百故政刑
而春月而治以俸錢葬枯而恩浹以家飲
救渴而澤周萼合兄弟析居者而民以養廢復老弱之流庸者
而疆以實和氣潛通連歲大穰廷內閑閑似密與蒲余既堙厄斤
置於此始來而弘農楊君敬之具為余話君美談既接益久得實

其間乃刻山石鑿廳壁盛之以觀永久

同州韓城縣西尉廳壁記

歐陽修

說文曰尉畏也亦慰也主也故字從尸示寸寸者寸量禮度以敬
上示者示陳教令以諭下尸者典職司以居位敬上所謂畏諭下
所謂慰居位所謂主全茲三者以涖王爵則仕義周是以古之人
嘉用尉字為官號陶唐有太尉周有軍尉秦亦有太尉東南尉洎
漢則復命縣掾曰尉是以名至于我唐無或易所命善也我唐極
天啓宇窮地闢土列縣出于五千分為七等第一曰赤次赤曰畿
次畿曰望次望曰緊次緊曰上次上曰中次中曰下赤縣僅二十
萬年為之最畿縣僅于百渭南為之最望縣出于百鄭縣為之最
緊出于百夏陽為之最上縣僅三百韓城為之最上之最次于緊
之最非最之緊無與焉緊之最次于望之最非最之望無與焉望
之最次于畿之最非最之畿無與焉畿之最次于赤之最非最之
赤無與焉最之縣長於餘縣如麟鳳五靈之長於羣靈也數長不

數類則韓城之稱與萬年渭南鄭縣夏陽并自緊而上簿尉皆再命三命已往而授資歷至之而至也上縣而下則自解褐授韓城既上縣之最簿尉解褐之貴者唯三負伺其闕非年年之有或一負之闕天下皆知之曰某人某人授韓城尉是其人則頌非其人則誹雖一命之官其人尚也如此則主司慎擇才地精美縣亦有六曹尉二人一判功戶倉其署曰東廳一判兵法士其署曰西廳茲廳兵法士之廳也根之州則司兵司法司士盡在形之國即兵部刑部工部盡在兵主武法主刑工主士今武未大成務尚繁刑未大措獄尚生工與人興無時休州縣司或雙曹六人分其職國則部屬寮八九十人分其職一人理六十人之理雖小大有異而揆緒不殊其緒不殊其官官不易能至於易者則人無敢易之人無敢易之則國必重之國重之則踐洪鈞大柄所由乎此也貞元十五年春余友人榮陽鄭伯義授焉鄭自上累葉聲名爲天下聞鄭以明經登科又三舉進士屈於命辭學亦流輩推內行第一其

受命之年五月余詣焉十月又詣焉見東廳有記西廳無記因請書示本廳姓氏序于左其或先于鄭芳馨猶存者亦得之至于鄭比繫若譜土壤廣狹物產有無尉非得主不敢僭序十月十五日記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三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四

記丁

書附摠一十七首

吳興姚

鉉

纂

堂樓亭閣

號州三堂記

呂溫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西軒記

柳宗元

書宣州疊嶂樓

附 獨孤霖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蘭溪縣東峯新亭記

馮宿

宴喜亭記 韓愈

白蘋亭記 李直方

穎亭記 陳寬

二公亭記 歐陽詹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郢州孟亭記 皮日休

虢州三堂記

呂溫

應龍乘風雲作雷雨退必蟠蟄以全其力君子役智能統機劇退必宴息以全其性力全則神化無窮性全則精用不竭深山大澤其所以蟠蟄乎高齋清池其所以晏息乎虢州三堂者君子宴息之境也開元初天子思二南之風並選宗英共持理柄虢大而近匪親不居時惟五王出入相授承平易理逸政多暇考卜惟勝作為三堂三者明臣子在三之節堂者勵宗室克構之義豈徒造適

亦實垂謹居德樂善何其盛哉然當時漢同家人曾用王禮棟宇制度非諸侯居後刺史馬君錫因其頽侈始革基構豐而不侈約而不陋以琴樽詩書之幽素易綺紈鍾鼓之繁喧惟林池煙景不讓他日觀其廣踰百畝深入重局迴塘屈盤香島交映溟渤轉於環堵蓬臺起於中庭浩然天成熟曰智及春之日衆木花坼岸鋪島識沈浮照耀其水五色於是乎襲馨擷竒方舟逶迤樂魚時翻飄藻雪飛泝泐環迴隱映差池咫尺迷路不知所歸此則武陵仙源未足以極幽絕也夏之日石寒水清松密竹深大柳起風甘棠垂陰於是濯纓漣漪解帶升堂畏景火雲隔林無光虛薨沈沈皓壁如霜弱扇不搖南軒清涼此則楚襄蘭臺未足以滌炎鬱也秋之日金飈掃林蒼鬱洞開太華爽氣出關而來於是乎弦琴端居景物廓如月委皓素水涵空虛鳥驚寒沙露滴高梧境隨夜深疑與世殊此則庾公西樓未足以澹神慮也冬之日同雲千里大雪盈尺四眺無路三堂虛白於是乎置酒塞帷凭軒倚楹瑤階如真

玉樹羅生日暮大霽雲開月明水泉潺潺終夜有聲此則子猷山陰未足以暢吟嘯也於戲不離軒冕而踐夷曠之域不出戶庭而獲江海之心趣近懸解跡同大隱序閱四時之勝節宣六氣之和貴而居之可曰厚矣若知其身既安而思所以安人其性既適而思所以適物不以自樂而忽鰥寡之苦不以自逸而忘稼穡之勤能推是心以惠境內則良二千石也方今人亦勞止上思又息州郡之選重如庭臣由是南陽張公撥揮翰之任受剖符之寄遊刃而理此焉坐嘯靜政令若水木全戶民如魚鳥馴致其道闇然日彰小子以通家之愛獲拜牀下且齒諸子侍坐于三堂見知惟入不敢無述捧筆避席請書堂陰俾後之人知此堂非止燕遊亦可以觀清淨爲政之道

廬山草堂記

白居易

匡廬竒秀甲天下山北峯曰香爐峯北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之若

遠行客過故鄉戀戀不能去因而峯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陰風防徂暑也敞南甍納陽日虞祁寒也木斲而已不加丹墻圻而已不加白礧階用石纂牕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兩卷幽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頽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自問其故荅曰是居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平臺半平地臺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竹野卉池中生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澗有古松老杉大僅十人圍高不知幾百尺修柯戛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葛葉蔓駢織承翳日月光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時下鋪白石爲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積石嵌空埵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緣陰蒙蒙朱實離離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飛泉植茗就以烹煆好事者見可永日堂東有瀑

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如練色夜中如環佩琴筑聲堂
西倚北崖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綫懸自簷注砌壘壘
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灑隨風遠去其四旁耳目杖屨可及
者春有錦繡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谿月冬有鑪峯雪陰晴
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狀不可殫紀覩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
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免有驕穩之態今我爲是
物主物至致知各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昔永
遠宗雷輩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
哉矧余自思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二日聊覆
簣上爲臺聚拳石爲山環斗水爲池其喜山水病僻如此一旦蹇
剥來佐江郡郡守以優容撫我廬山以靈勝待我是天與我時地
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求焉尚以冗負所羈餘累未盡或往或來
未遑寧處待余異日弟妹婚嫁畢司馬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
遂則必左手引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生之志

清臬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
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長老湊朗滿晦堅
等凡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樂之因爲草堂記

尉遲長史草堂記

李翰

吾友晉陵郡丞河南尉遲緒節闊達志遐遠舍和而不假修推誠
而不詭行外若可渾其中甚清外如可離其中甚靜夫求賢達之
趣當考其中若然夫子其達者歟而境或超詣心或獨得飄飄然
不知冠冕之在已浩浩然不知天地之爲大其冥機慎道迹繫心
曠人或未覩吾能知之大曆四年夏乃以俸錢構草堂于郡城之
南求其志也材不斷全其樸牆不彫分其素然而規制宏敞清冷
含風可以卻暑而生白矣後有小山曲池窈窕幽徑枕倚于高墉
前有芳樹珍卉嬋娟脩竹隔闕于中屏由外而入宛若壺中由內
而出始若人間其幽邃有如此者夫子又有雄辭奧學潤色其事
階上何有有羣書萬卷階下何有有空林一瓢非道統名儒不登

此堂非素琴香茗不入茲室是知草堂之貴夫子之靜天下茫茫人未易悉吾與夫子昔同賓賦三十四年于茲矣吾則棄於世矣歎夫子下位每求其故而有疑焉今觀夫子之志乃鄰於道寥寥草堂自致之資書於壁微吾非俟其歲秋八月乙丑朔記

盧郎中齋居記

李華

鴻鵠遡清風凌顛氣翱翔自得於冥冥之間故虞衡矰繳不能爲患甘芻豐秣羈繫駿驥首冠鉸錫身被瓔環力方盛也騁於康達及其殆也困於鞭策由是智者高鴻鵠而卑駿驥豈妄而論哉今凶渠假息五兵未偃廟堂有風力之臣征鎮皆方邵之老則仁人靜士戢伏自持各其志也尚書左司郎中嗣漁陽公盧振字子厚奉世德而聿修之味道風而游泳之處于九江南郭荒榛之下不貽害於身不假力於人夷堆帶實窪窪尋尺無遺材草木不移植書堂齋亭成於指顧高松茂篠森於門巷晏然燕居勝自我得君子出則行其志也公以瑚璉之器爲郎官以干將之斷宰赤縣君

子入則善其身也公就鴻鵠之冥冥捨騏驥之馳騁況大江在下名山當日嘉賓時來攜手長望可以頤神遠壽暢其天和浴乎沂風乎舞雩吾與點也尋陽僑舊推仁人焉廣德二年四月五日趙郡李華云

廬陵所居竹室記

房千里

凡天地之氣煦嫗乎春曦形乎夏淒乎秋而冽乎冬楚之南當冬而且曦燕之北當夏而且冽是皆不得氣之中正人之百骸上陽而下陰陽戒於歛故膏肓欲寒陰戒於溺故腎脇欲燠人之外好欲軒冕文綵以爲榮似若動且陽焉人之内好欲寡慮恬默以爲泰似若靜且陰焉其外門欲肥馬大車以爲熱者其內室欲虛堂廣廈以爲清者果反是必爲災且妖且病且亂且窮矣天地之氣當夏而冽當冬而曦其歲時惡人之百骸上陽而不能寒下陰而不能煦其形神瘵外飾文綵不能動且陽而必慊其心内思恬默不能靜且泰而必汨其志外門淒淒而寒者內室彤彤而熱者其

事窮予三年夏待罪于廬陵其環堵所棲者率用竹以結其四周植者爲柱楣撐者爲椽楠破者爲雷削者爲障舊者爲樞篋者爲纏絡而籠土者爲級橫而格音空者爲梁方大暑火烘爆雷圻攘若墜于鑪若燎于原舌呀而不能持支墮而不自運赫赫焔焔如列千萬炬于室內視其門即寂寥虛間若清秋之山焉若寒浦之波焉予乃知嚮所謂天地之氣人之百骸與其心形之內外居室之寒燠反是果爲妖且災且病且亂且窮也今予方窮不能奮果窮也其處于是亦宜矣天地之氣不能易者也鄒子有吹律之變人之死生不可制者也俞扁有鍼砭之術是二者尤不可革且有道而革之今予室之曦予門之寒予亦姑思其治之之道將藝其廬而斬其工其能永永以爍予書其辭于壁

西軒記

柳宗元

永貞中余名在黨人不容於尚書省爲邵州道貶未州司馬至則無以爲居寓龍興寺西序之下余知釋氏之道且久固所願也然

余所庇之屋甚隱蔽其戶北向居昧昧也寺之居於是州爲高西序之西屬當大江之流江之外山谷林麓甚衆於是鑿西墉以爲戶戶之外爲軒以臨羣木之杪無所不矚焉不徒席不運几而得大觀夫室嚮者之室也席與凡嚮者之處也嚮也昧而今也顯豈異物邪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轉惑見爲真智即羣迷爲正覺捨大闇爲光明夫性豈異物邪孰能爲余鑿大昏之墉闢靈照之戶廣應物之軒者吾將與爲徒遂書爲二其一志諸戶外其一以貽巽上人焉

書宣州疊嶂樓

獨孤霖

郡地四出皆卑即阜以垣故於樓爲易而賦名必著其當正據扉亦雄矚競侈由是繚步逾千方目相瞪則壯邦麗廡之勳慊在第二繁絲機羅錯卉障錦春以融獨峯樑雲雙波屹風暑以澄曉黛嘖入夕蟾娟來秋以揚雲併半空冰偏一岸冬以明此槩舉爾觀縷不盡也然而月話方狎燭醉始酣則防城健卒籌三而環警緒

至越活廷走秦榻彙呼去族譟雖黃度展和不能不憮而數嚮之
歷舉四美悉估而倍之不足贖矣予春至逮秋偶步池北得小亭
之直上居然最勝因命植棟闢梁出城屋之脊周方數間小亭如
初而中與諸樓相差者自爲一地其上則朗出高際平與空等嚮
所謂越譟者不復遊慮則其四美不俟說而聞不假到而見非聞
非見其然也始聞始見其嚮之未必然也且聞且見而今之所以
然也嚮既舉槩今不可默夫北望條風清暑之流皆偏擅攸哉莫
全厥美或能伸左臂或睇右目或獨全正面揔而有諸則我無許
斯又不聞不見而以其然爲然矣郡以谿山著名而谿小負則疊
嶂之命爲宜至於欄干躡道沙子門戶等咸有曲旨成於新致舉
之則縷將煩於槩故抑之而中地亦晦而不彰咸通十二年十二
月辛亥宣州刺史獨孤霖書

李白酒樓記

沈光

有唐咸通辛巳歲正月壬午吳興沈光過任城題李白酒樓夫觸

強者覩緬而不發乘險者帖繭而不進潰毒者隱忍而不能就其
鍼砭搏猛者持疑而不能盡其膽勇而復視其強者弱之險者夷
之毒者甘之猛者柔之信乎酒之作於人也如是翰林李公太白
聰明才韻至今爲天下唱首業術正救天必賦之矣致其君如古
帝王進其臣如古藥石揮直刃以血其邪者推義轂以輦其正者
豈憑酒而作也憑酒而作者強非真勇太白旣以峭訐矯時之狀
不得大用流斥齊魯眼明耳聰恐貽顛踣故狎弄杯觴沈溺麴蘖
耳一淫雅目混黑白或酒醒神健視聽銳發振筆著紙乃以聰明
移於月露風雲使之洎絜飛動移於草木禽魚使之妍茂騫擲移
於邊情閨思使之壯氣激人離情溢目移於幽巖邃谷使之遼歷
物外爽人精魄移於車馬弓矢悲憤酣歌使之馳騁決發如睨幽
并而失意放懷盡見窮通焉嗚虜太白觸文之強乘文之險潰文
之毒搏文之猛而作狎弄杯觴沈溺麴蘖是真築其聰翳其明醒
則移於賦詠宜乎醉而生醉而死余徐思之使太白疏其聰決其

明移於行事強犯時忌其不得醉而死亡也當時骨鯁忠赤遞有其人收其逸才萃於太白至于齊魯結構凌雲者有限獨斯樓也廣不逾數席瓦缺椽蠹雖樵兒牧豎過亦指之曰李白常醉于此矣

新修滕王閣記

韓愈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登臨之美而滕王閣爲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爲序賦記等王勃作序王緒作賦今中隱王公勳從事日作修閣記並題在閣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斥守揭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於南昌爲屬邑私喜幸自以爲當得躬詣太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僮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爲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

行之大者驛聞小者立變春施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詞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治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朞月公又來燕于此公乎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易新之蓋瓦級甃之故鏹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侈前人無廢後觀工旣訖功公以衆飲而賞焉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辭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成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游尚能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蘭谿縣靈隱寺東峯新亭記

馮宿

東陽實會稽西部之郡蘭谿實東陽西鄙之邑歲在戊寅天官署
洪君少卿以爲之宰君之始至則用信待物用勤集事信故人阜
勤故公濟未暮而其政成後三年夏六月余過其邑洪君導余以
邑之勝賞於是乎有東峯亭之遊背城之闡半里而近初卽佛刹
刹之上方而亭在焉松門蓋空石道如帶足倦累息然後造夫極
焉向之池隍館宇之多旗亭闌闔之喧途道往來之衆簿書鞅掌
之繁顧步之餘忽焉如失但山風颺颺嶺雲峩峩飛軒憑虛洞壑
在下向背殊狀昏明易色指遙青而點黛者問之則曰某山某巖
某林某墅指遠白而曳練者問之則曰某洲某渚某湫某塘高深
互呈心目相競飄若象外意某幻成余旣諧其私爰究其本先是
邑微登攀遊觀之所洪君曾是挈俸錢二萬經斯營斯因地於山
因材於林因工於子來因時於農隙又何易也崇山濬谷佳境勝
槩繇世伏匿一朝發明又何能也君在建中興元之間爲江南西
道節度曹王所知時方興軍職歷寇境供億倉卒賦平人和王實
地志焉

宴喜亭記

韓愈

賴之故御史大夫鄭滑節度盧公羣與君嘗同寮每號之曰精金
百鍊良驥千里誠矣然則是邑之理茲亭之勝於君之分不爲難
能夫播芳塵而鼓餘波者非文莫可遂攬筆爲記刊于石而附諸
地志焉

太原王弘中在連與學佛之人景常元慧者遊異日從二人者
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
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焚樞翳卻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呀
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
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游風雨旣除寒暑旣成
愈請名之其丘曰侯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侯之道也其
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容也其上谷曰黃
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
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

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言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於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宜其地凡天作而藏之以遺其人乎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山入商洛涉浙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榔踰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瓌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飫聞而厭見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白蘋亭記

李直方

新作白蘋亭書時且志政也梁太守柳惲賦詩於始因以名洲今邦伯李公成室於終茲用目亭度乎事則位均考乎地則境同合美配德古今相望亭之時義至矣吳江之南震澤之陰曰湖州幅員千里基布九邑卞山屈盤而爲之鎮五谿叢流以道其氣其土

沃其候清其人壽其風信實公之始至也用恭寬明恕以懷之敬事奢罰以勸之賦令之先必度其物宜而咨于前訓故居者逸亡者旋或蹈境而留或聆聲而遷提封之內無榛灌繩墨之下無姦傲旣而外邑多材郡不能泐公命懸諸善價俾代常徭於是乎幽巖之巨木斯出積歲之逋租必入公家受其利山氓蒙其惠繇是白蘋之制經矣洲在郡城南東亂雲谿而即焉白沙如浮流波環之前有大野緜雲繚以萬峯顧有名都壓水駢以千室邑居可望而喧埃不及空水交映而雲天在下造物之工若有私於是焉芟菰叢生鳧鶴朋游嘉名雖曜清境或棄公於是相顯爽之宜立卑高之程據洲之陽揆日之正揭大亭一焉修廊雙注北距于雲浮軒瞰流莪水亭二焉大可以施筵席小可以容宴豆凡棟宇之法輪奐之美銛刮密石用成翬飛施宏壯而有度備彫紫而不踰內則庭除朗絜彌望鋪雪曲沼逶迤以中飛梁大矯而對起紫桂翠篁辛荳木蘭碧枚丹實蛇走珠綴鮮飈暗起縈葉振蕤落英飄

文粹
受
颯灑空浮水天目神池之上多不名之卉洞庭水府之下產怪狀
之石嶙峋乎玉容歲蕤乎瑤芳衆榮偶植羅列布濩外則差初宜
以白蘋間之紅蕖川與天遠百里如組邦君之來肅肅旆旌綵舟
徐移魚躍鳥鳴亭成之日三吳之賢大夫集焉公用鼓鍾羽籥以
樂之然後使臣之臨重客之來獲游是者悅乎有遺區之歎則爲
邦之成績作亭之良規參合二美游揚四海坐馳而逝與廢置偕
矧蘋之爲用風有季女之奠騷有放臣之望夫以澗谿之賤微而
可充王公之殷薦是故君子重之今扶贊勝賞也如彼哲賢咏歌
也如此則是亭憑眺之外又有傳經之道焉若乃乘農隙之暇時
購武夫之美功塵閭不煩財用不屈揚昔人之休烈垂不朽之遐
觀咨其利物之智有以加人不如是烏能及此已卯歲冬十月予
將浮淝河上會稽凌縉雲觀赤城道出公之仁宇目覽亭之崇構
舉書其實合春秋傳信之經後之人無視十洲孟浪之說而沒其
誼云

穎亭記

陳寬

穎水濱有地可以覽山川之秀者九山祠在焉西北餘予升之見
穎水直北劈地而來壑如隙光端如匣劍視若中面使人毛磔又
見太室與大隗等列領羣峯而來崒屹不得進躑躅卻倚三十六
嶠若立指焉而近北左手煙雲草樹濃淡覆露各盡其態平視之
令人意遠超超然若萬里之鶴也予曰可樹亭哉遂召匠氏授以
程度匠氏曰諾退而有言曰假吾令不德主未聞惠人未蒙仁止
其幾而遽以麻覽爲懷乎予聞之甚羞而以爲不聞也夫陽翟自
穎陽達許昌皆漢郡穎川屬是乃吾土也予不肖假長于此雖獲
戾于人而不避者吾將識其來乎及成會邑中彥髦以落之中宴
客有舉爵而稱曰吾斯山河之秀可與峴首爭請名之穎亭遂名
之若使解攜手值良辰嘉賓二三聲酒緩進旣揖旣抗對之益酣
因書石以介其壁俾覽者懲之當敏樹政無敏樹亭以釣匠氏之
意也唐大中庚午歲三月九日丁亥攝陽翟縣令陳寬記

泉州二公亭記

歐陽詹

勝屋曰亭優爲之名也古者創棟宇纔禦風雨從時適體未盡其要則夏寢冬室春臺秋戶寒暑酷受不能自減及中古乃有樓觀臺榭異於平居所以便春夏而陶堙鬱也樓則重構功用倍也觀亦再成勤勞厚也臺煩版築榭加欄檻暢耳目達神氣就則就矣量其材力實猶有蠹近代襲古增妙者更作爲亭亭也者籍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同制之於人則與樓觀臺榭殊無重構再成之糜費加版築欄檻之可處事約而用博賢人君子多建之皆選諸勝境今年暮春月邦牧安定席公別駕置同正真天水姜公念茲邦川逼溟渤山連蒼梧炎氛時迴濕雲多來又日臨胃次斗建辰位和氣將徂畏景方至月令云可以升山陵可以居高明蓋謂是月況地理卑卑而不擇爽塏以蕩夫汗廬乎因問風俗相原隰郭東里所共得竒阜高不至崇卑不至夷形勢廣袤四隅若一合之以澄湖萬頃揖之以危峯千嶺點圓水之心當奔崖之前如鏡之

紐狀鼇之首二公止旌輿以迴睇假漁舟而上陟幕煙茵草翫懌移日心謀意籌有建亭之筭而未之言也二公旣歸邑人踵公遊於斯者如市登中隆觀媚麗前來後至異口同辭昔漢帝不曰百姓安其田里而無愁怨之聲者其由良二千石乎是謂政平教成使俗泰而民以寧者也虞書不曰股肱良哉庶事康哉是謂翼帝藩皇調陰序陽使物阜而民以昌者也席公今日之化育吾徒是以寧姜公昔歲之弼諧吾徒是以昌且以之寧又以之昌愷悌君子也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二公者真吾父母矣茲阜二公攸選尚而加愛務休訟簡必復斯至上露下蕪忍令父母憇之乎遂偕發言爲公就亭之功如牆而前陳誠于縣尹縣尹允其請而爲之辨方經蹠環當上頂誠奢訓簡以授子來於是家有餘力圃有餘木或掬一抔土焉或翦一枝材焉一心百身蜂還蟻往榛莽可去以自薙瓦甃無脛而奔萃一之日斤斧之功畢二之日圻壘之傭息再晨而成二公莫知層梁亘以中豁飛甍翼而四翥東西南

北方不殊致糊白墳以呈素腹頰壤而垂繪通以虹橋綴以綺樹
華而非侈儉而不陋煙水交浮巖巒疊迥精舍奉其旁達都城企
其遐際容影光彩漪入瀾澄指朱軒於潭底閱雲岑平波裏熒熒
油演如飛若動又釣人飄飄於左右游禽出沒乎前後一眄一睎
千趣萬態稅息之者若在蓬壺方丈之上二公重清曠於舊賞納
衷懇乎羣庶尋幽探異常於斯勞賓祖客常於斯加以平疇間闢
通途在下可以觀耕耨可以采謳謠作一亭而衆美具噫天造茲
阜其固與人爲亭歟不然何不遠郭郭而博敬詭秀之若此非常
之地意待非常之人故越千萬祀而至二公方覲也邑人想之復
言曰事無隱義物有正名地爲二公而見亭從二公而建斯亭也
可署曰二公亭雖芻蕘之云其實有謂二公不忽遂以爲號小子
藝忝于文曾觀光上國去之日歷越遊吳歸之晨踰荆泛漢會稽
之蘭亭姑蘇之華亭襄陽峴首豫章湖中皆古今稱爲佳境或棟
宇猶在或基址未沒山川物象徧得而覽方之於此遠有慙德懿

哉二公智周德厚卜地如此感民若彼且非飾說入吾邑者升吾
亭者知之古之製器物造宮室咸有銘頌以昭其義斯亭也豈無
敷古而爲之章句者小子薄劣不敢議其事粗述其旨始爲之記
兼借二公之名紀于左以爲邦榮在位賓寮亦以序從公而列貞
元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記

零陵萬石亭記

柳宗元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間日登城北墉臨于荒野叢翳
之隙見怪石持出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
輿歌側以入縣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
鬪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跣環行睥目
疑若搏噬於是剝闢朽壤翦焚榛穢決澮溝導伏流散爲踈林洄
爲清池寥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竒於茲地非人力也乃
立游亭以宅厥中亭之西石若掖分可以眺望其下青壁斗絕沈
于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爲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耄

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藝是野眉龙齒鯢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耄老又言之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羸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公之嘉績未洽于人敢頌休聲祝公于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純臣惟萬石君我公之化始于閨門道合千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辭公壽萬年宗元嘗以牋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沔州秋興亭記

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常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泰情之變也觀揖讓而退覩交戰而競目之感也聞韶護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洽慘則悴慄則止泰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憂危性情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居處謹視聽焉沔州刺史賈載吾家之良也理沔州未暮月而政和於訟堂之西

因高構宇不出庭戶在雲霄矣卻負大別之固俯視滄海之浸閱吳蜀樓船之殷墜荆衛藪澤之大亦有言哉性得情適耳虛目開且處動則倦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動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沔州靈府恬而神用爽政是以和觀其前戶後牖順開闔之義簡也上棟下宇無雕琢之飾儉也簡近於智儉近于仁仁智居之何陋之有況乎當發生之晨則攢秀木於高砌見鶯其鳴矣處臺榭之月則納清風於洞戶見暑之徂矣在搖落之時則俯顥氣於軒檻見火之流矣值嚴疑之節則棲同雲於扁闥見雪之紛矣政成頌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興常在常時之興秋興最高因以命亭焉予自巴丘徵赴宣室歇鞍棠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俛仰美其動息乃命進牘抽臺志之

鄂州孟亭記

皮日休

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爲尤介其間能不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景入詠不拘奇抉

異令齷齪束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公翰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愨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踈先生則有微雲澹河漢踈雨滴梧桐樂府美玉融殘日霽沙嶼清風動高泉先生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有露隰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於毫釐也他稱是者衆不可悉類嗚呼先生之道復何言邪謂乎貧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於文爲士之道亦以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既慕其名亦觀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歠七十子思仲尼則師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生于郢之亭亭在刺四年榮陽鄭公誠刺是州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詣之果以文見貴則先生之貌縱視矣先是亭之名取先生之諱舊名浩公曰焉有賢者之名爲趨廝走養朝夕言於刺史前邪命易之以先生姓諱日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貴況以賢者名于署亭

乎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祀之弊一朝而去頑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不書非聖人之志宴豆既撤立而爲文咸通四年四月三日記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四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五

記戊 摠八首

興利二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韋瓘

鹽池記 梁肅

卜勝三

東山記 張說

司徒岐國公杜城郊居記 權德輿

君陽遯叟山居記 陸希聲

館舍一

廬州同食館記 陳鴻

橋梁一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鉉

纂

宣州南陵縣大農陂記

韋瓘

宣部支邑十城而南陵處劇蓋由庶民囂豪物產多狀山川闔錯風俗詭浮故理束則民潰政放則民怠俱不得其極自非肅廉和敏措動守中則莫至良能況功利及物邪皇帝四年今地官侍郎盧公觀察宣部精心厚下重難邑長乃以寧國令順陽范君假南陵印為大夫於是肅以檢姦廉以約身和以納民敏以應物物不天落民得沐泰盧公嘗曰時或爽候雲龍遁逃膏澤翔枯物不遂液吾人其瘁乎下令邑中有能修復陂塘積水防患者終懋厥功先時縣有廢陂曰大農積歲不理荒梗幽扈丘隰遁形空規殘狀非鄉黨之壽耆不可疑識輿人飛語他邑病能警警囂囂波翻風合范君獨判於心不畏騰口曰利於人也使吾獲戾而羅悔真吾心也且黔愚皆苦於始作而泰於成功况吾君侯明吾天子聖尚

何懼哉乃召鄉老里正尹而計之具畚揭列綆鋪筥礫礮堅披材輦壤日必巡丈周察勢便仁以撫馴悅以附來法以督茲勤以勸勞於是雲動雷斤斬荅闢蕪撥腐曝淤培高徹卑不知形疲不憚苦骨不殘民力不費金刀潛軼化工事於農隙三旬而畢不戮一人其始也驅江波六十里活活下來闢荒梗數萬畝汪汪虛明疊石構嶺縱三百步龍蟠虎鬪橫殺衝波泄流引洫臂發三港支分脉散澤入大田厥功既成乃風雨暴鬪洄復換晨昃昃沸會似聞搆作及乎雨斬雲除則沙洲突出力捍嶺下若自開闢之初信為神物所相雖使江河合災驚濤懷山大浸崩驅暴猛來敵亦不能軼峻防而侵厚趾斯乃天贊其功豈非仁深於物乎其或火雲蕪天旱魃為虐歎蒸瘴怒蛟龍追誅而翠湫搖岸澄瀾洗月溶溶浩浩獨落天光順勢導流猶潤百里則貫畦浮塍平歲之漑千頃豈為多哉其細也孕鱗甲之族育鳧鴈之羣羅生菰蒲蔓合菱藻漁父舟人浩歌揚楫厚生之物永永不極斯功也可以灼當世而芳

千古矣昔者西門豹治鄴召公治上蔡而史氏書美顯白良能以
其因水茂功利澤及物者也則大農傑跡功符天作可以論古對
能豈有愧乎范君尋遷御史後三年吏民益慕而願表尤功今連
率范公以文行德器挺爲時賢爰領宣部仁義明舉其下聳善常
推至公邑人三請於公乃曰他人有善惟恐不聞況伯氏功利如
是吾豈詭故哉乃從之邑長李尹久以材能弘張其化吏民甚安
之追論大農盛績因民之心以成其善志亦春秋之事也鄉將石
定錄事丁宗耆壽戴誠佐史章倫或叅其議或督其事洎百姓朱
綸李縱田丘程胤等若干人咸請予爲記云

鹽池記

梁肅

黃河自崑崙山東會溟漲九折迴互鹽泉各一儒者書以爲海目
則郇瑕氏之地瀆流其長觀乎北浴陵阜南瀕山麓湛湛煙碧浩
無春冬蒸騰雲霓出入日月亦云廣矣雖吞喻峒隧代增淳鹵而
利信農穡有殷家邦貿惟從山湧不加海交兩都之軌達延萬賈

之資貨是人厭也當武后聖政務述省方鳴鑿載臨流潦旋敗
洎皇明道發澤漸殊垠天之旣啓鹽乃旋復非夫蟠蚪神應坤次
靈孕亦曷能旌昏明籌負勝矣帝所宜念貴然來思分天牧以涖
擇藩佐而貳賢能鮮墜于事則胤字通閏扼拓磯之左隅鄰
大邑之東部崇府庫歲望乎儲蓄樞管鍵夕俟乎閉藏茲乃慮終
於始也邦貴康食戒之克勤人非忘勞道在悅使大命日下巡功
歲移廣岸砥平而可礪脩畦綺分以如織是時也春光奪炎氣興
洪溝浚白波騰或瀄或汨以泮以滿狀雲洩而雨駭或花明而雪
凝京坻蘊崇豆區嘉量隸戶徵筭鹽人揭書民無不供先薄稅以
從賦君孰與足逮黎庶而必分固非擅權利貴貨易土登陸而雷
輶流日驟水而雲艦擊星律有變給用無絕傳曰山澤林鹽國之
寶也茲其是焉若周物揆情易人推類施之求報大道之玄德也
明則啓祚聖人之知變也降人納污明君之藏垢也羹餼調膳賢
人之入用也包四美而世濟資百工而國貞將以樹善永年非石

無以紀垂裕裔胄非文無以揚則我晉寶達于萬方也

東山記

張說

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修文館大學士韋公體含真靜思叶幽曠雖翊亮廊廟而緬懷林藪東山之曲有別業焉嵐氣入野榛煙出俗石潭竹岸松齋藥碗虹泉電射雲木虛吟惚恍疑夢間關忘術茲所謂丘壑夔龍衣冠巢許幸溫泉之歲也皇上聞而賞之廼命掌舍設幣金吾劃次太官載酒奉常抱樂停輿輦於青靄佇翬楡於紫氛百神朝于谷口千官飲乎池上緹騎環山朱旆焯野縱觀空巷途歌傳壑是日即席拜公道遙公名其居曰清虛原幽棲谷景移樂極天子賦詩王后帝女宮嬪邦媛歌焉和焉以寵德也加以中宮敦序謂我諸兄引內子於重幄見兒童於行殿家人之禮優棠棣之詩作於是實其篚筐下以昭忠信之獻貢其束帛上以示慈惠之恩朝野歡并君臣義洽夫飛翠華歷茨嶺至道之主也紆紫綬期赤松素履之輔也千載一時難乎此遇故兩曜合

舍衆星聚德雅道光華高風允塞寒谷煦景竅崖潤色猗歟盛事振古未有篆之玄石貽代厥後

司徒岐國公杜城郊居記

權德輿

司徒岐國公以盛德相三朝以大中敷五教帝載叶龢太階齊平既致用於方內亦宅心於事外神京善地啓夏南出凡十有六里而仁智之居在焉縈迴巖巘左右勝勢徑術逶迤於木杪臺亭巉巖於山腹下崇岡冒青蒼步履平夷以至于堂皇四敞賓榻中容宴豆孤齋閑館幽槩隨之乃開洞穴以導泉脉其流泠泠或決或滄激而杯行瀑爲玉聲初蒙於山下終匯於池際白波淪連繚以方塘輕艦緩棹泔洄上下見煙霞澄霽之狀魚鳥飛沈之適濯于潺湲風干碧鮮紅葩火然素英雪翻芊絲葱蒨杳窅迴合含虛籟以四達遡清輝而交映故其休沐燕息盍簪投轄則有鳴佩拖紳宗工傳人金闈玉堂之賓淑姿脩態迴風遏雲之藝流光含睇中飲笑抃交歡擊節不知公相之貴適其適故也易坤之說曰君子

以厚德載物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惟公以德受福故光明昌
大每溫室宴見一人尊禮而不名故其代天工斷國論卓爾以冠
羣后暨天暇日之戾止於斯也則暢天理棲顛氣脩然以遺萬物
其無方歟其不器歟昔子房赤松之遊且非代教安石東山之賞
僻在下國豈若公密贊化育內諧恬曠如春之仁如樂之和以君
臣之交感兼動靜之極摯從古已還無公比焉公之華宗自漢建
平侯徙杜陵三守本封幾乎千祀故城南墟里多以杜爲名逮今
郊居不忘厥初又以見積厚流澤此焉回復且公之心無町畦壽
若岡陵昭融烜赫未始有極德輿謬陪衆君子升公之堂嘉招盛
集靡間弦晦以衆美之不可以不紀也承命遽書刻于巖石云

君陽遁叟山居記

陸希聲

遁叟以斯世方亂遺榮于朝築室陽羨之南而遁跡焉地當君山
之陽東谿之上古謂之湖汭渚遁叟旣以名自命又名其山曰頤
山谿曰蒙谿將以頤養蒙昧也在易頤之象☶☵艮爲山山下有震

震爲雷爲龍頤山之下東走震澤震雷魚龍之所萃毓有頤象焉
蒙之象☶亦艮爲山山下有坎坎爲水爲險頤山之下泉流于險
而達于大谿有蒙象焉一旦遁叟曠谿山之神於庭酌而飲頤山
曰吾之所以命夫山之爲頤者勗子以養也子其養雲雨以潤物
養霧露以生物養風霆以長物養雪霜以肅物養巨材以充棟宇
養小材以爲蒸薪養茅管以爲茨籍養竹箭以爲器用養百果以
充口腹養百藥以調札瘥養昆蟲使咸樂其生養鳥獸使各遂其
性噫無或養妖雲悖雨以傷良稼養苦霧淫露以澤惡植養疾風
迅雷以摧槁朽養慘霜虐雪以殺根莖養擁腫之朴不爲榦材養
鈎棘之孽不中樵爨養蔓延之蟲以困條柯養蟠梗之根以固膏
土養弗食之實以蕃庶生養雜毒之藥以中函氣養鱗虺蜂蟻以
護巢窟養豺狼梟獍以害羣類維山有神子其飲之無虧爾名而
窾爾實又酌而飲蒙谿曰吾所以命夫谿之爲蒙者勗子以決也
子其決於夷壤以發其源決於塞埴以通其流決於腴畝以施其

潤決於涸澤以溥其惠決於廣陂使介鱗蕃育決於巨浸使蚪龍
變化噫無或決於險阻以資其悍激決於林藪以縱其墊溺決於
焉鹵以嗇其施決於池籩以專其利決於明寶使鼃蟹爲菑決於
沮洳使鼃鼃得志維谿有神子其飲之無喪爾名而浮爾實於是
酌而自飲之吾之所以命是山也必將有所養也命是谿也亦將
有所決也吾將養吾志於道而不希於世養吾行於德而不眩於
俗養吾浩然之氣以合自然之英養吾誠明之意以入清明之曠
又將決吾心於仁義使不違決吾志於中正使不過決吾身於天
命使不憂決吾跡於遁世使無悶如此而已遂與山谿揖讓竭吾
歡而罷弁且歌曰山乎谿乎吾之心乎醒乎醉乎吾與汝參乎

廬州同食館記

陳鴻

合肥郡城南門東上曰同食館梁柱朽蠹軒戶欹傾斷枿委階椽
落棟折風雨雪霜實不可宿太守陽平路君刺郡之明年冬十月
歲向熟民且閑陶瓦于原代木于山磨舊礎築新墉迺豐賓堂迺

峩前軒怒楠蚪蚪層檻牙牙中回洞深高簷騰掀階閒容揖讓楹
閒容賓盤柱閒容樂工屏閒容將吏左右爲寢室更衣之所朱戶
素壁潔而不華東西廂複廊直澍又西開下閣作饗舍廡屋宏大
中敞作南門容旌旗駟馬北上作丁字亭亭北列朱檻面城墉其
下淤溝開導通水因古岸植竹樹爲風月宴遊地東南自會稽朱
方宣城揚州西達蔡汝陸行抵京師江淮牧守三臺郎吏出入多
遊郡道是館成大賓小賓皆有次舍開元中江淮間人走嶠函合
肥壽春爲中路大曆末蔡人爲賊是道中廢元和中蔡州平二京
路復出于廬西江自白沙瓜步至于大梁斗門堰埭鹽鐵稅緡諸
侯權利駢指于河故衣冠商旅率皆直蔡會洛道路不第賓至授
館亦諸侯之事路君以家行文學知於朋友以端方沈默官御史
府以詳明典故爲尚書郎以通知政術爲合肥郡太守質平訛心
風俗丕變民知敬道吏不敢欺先時郡米數萬石輸揚州軸轡相
繼出巢湖入大江歲爲風波沈溺者半迺於湖東北岸橐臯里作

唐廩三十九間州東二邑人米輸於此由申港出新婦江至白沙人不勞水無害復他邑館舍次于同食無私利人人皆樂成昔左丘明傳經因事書事鴻因蔡州道及諸侯之稅因同食館及路君之政亦春秋之傳曰自廬已往賑廩同食大和三年太歲巳酉正月壬午朔二十日辛丑記

汾河義橋記

崔祐甫

絳人有成橋于稷山縣南汾河水入境稱曰孝子詢之三十喪父母五十由纒麻故其鄉黨捨氏不名貴之也初茲縣有具舟之役鄰邑有官修之梁自太原西河上黨平陽至于絳達于雍絲卒迫程賈人射利濟舟爲捷渡口如肆孝子川上喟然歎曰夫來者如斯其可勝記欲速不達式在茲乎見義不爲非勇也臨難不濟非義也迺願棄家乞諸他郡枯槁籃縷日恒歲積自阿關而東陶唐儉風食貨艱難閭里編小率令遠驟馳邇饋餉者羞喻美於編戶丁男捨耒而攻木義聲感也汾流湯湯河許牽射隤沙徙岸呀

呷轉騰奮築於激射之旁根柱於沸渭之下是慮是圖功就其十八九矣其年秋七月天作淫雨湍悍襄陵噫大水不仁前功蕩矣邑老鄉人涕泗弔之曰力竭於子天不恤是而已矣顧而不應且有後圖徵詩人之嘉謀參作者之遠慮曳索辦蔑繫舟戾航白露下而謀始止於凌澌杜春冰解而興功止於水潦降一嘆不可奪志三年其有成功廣可方軌平可轉轂去其飾成無丹曠取其固勢異虹蜺愈義於孝子之功也故曰義橋昔周王以懿戚封建吳札美盛德遺人西臨孟津北對姑射山河風土其肯徒然所以義表顯門功烈鄰境難其一善矧乃兼之由是縣人志之于石

義井記

邵真

義以發衷形外昭施物也井以下汲上導彰濟人也河間公鑿井於城垣之次陽門通莊之右偏署曰義正哉導之深源經之善利庇彼邃宇達于交衢鐵其瓶以永不羸石其甃以給無泥飛輪周散泄實前注泮而平之隨用不私主發生以流潤當赫曦以伏炎

在搖落而激清抵凝洄而不閉環四序以其惠俾憧憧者知飲濯
所向焉義燠暘之虞濟煩乏之艱昏懵者得以濤盪瘵痍者由之
蠲愈滌汰氛全沃洒蒸灼淡然下攻與地配久化囂闇為閑敞鄰
梵宮之清淨修廊對開連樓鬱峙嘯貞侶以宴息速嘉客以盥漱
指心而授應日而就彼豐福吉祿繁祉崇慶欲不萃於河間之門
得乎故北寺司刑上卿也西臺專席中丞也戎府佐政司馬也參
貳外閫顯榮當朝騫騫青冥前視萬里鑿井為濟川之漸斲輪為
秉軸之兆可轉眄而待矣公才蔚量碩質貞氣淳名膺王府心拂
塵累料物以經遠恤人以遂誠迴俸節財歲事彰義將獻祉于大
君貢休于元戎歸壽于高堂三事體大公之弘誓乃戒司翰者書
實刊記揭于井外大曆六年三月記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五嘉靖甲申歲太學生姑蘇徐煇文明刻于家塾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六

吳興姚

鉉

纂

記戊揔一十首

浮圖九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顏真卿

孤山末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元稹

福州南澗寺上方石像記 歐陽詹

畫西方燈記 白居易

黃石巖禪院記 劉軻

沃州山禪院記 白居易

塑像記 段成式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權德輿

鸚鵡舍利塔記 韋臯

災沴一

泗州大水記 呂周任

撫州寶應寺律藏院戒壇記

顏真卿

如來以身口意三業難調伏也淨尸羅以息其內行住坐卧四威儀攝善心也明布薩以昭其外故曰波羅提木叉是汝之師則憍陳如之善來迦葉波之尚法諸聲聞三歸約衆十四年以八敬度尼羯磨相承其致一也至漢靈帝建寧元年有北天竺五桑門支法領等始於長安譯出四分戒本兼羯磨與大僧受戒至曹魏有天竺三十尼自遠而來為尼受具後秦姚萇弘始十一年有梵僧佛陀邪舍譯出四分律本而關內先行僧祇江南盛行十誦至元魏法聰律師始闡四分之宗聰傳道覆覆傳惠光光傳雲暉願願傳理隱樂洪雲雲傳遵遵傳智智首傳道宣宣傳洪法勵滿意意傳法成成傳大亮道傳雲一宿岸超惠澄澄傳惠欽皆口相授受臻于壺奧欽俗姓徐洪州建昌人蓋漢孺子之後也二十二尋師于臨川楮山後五歲削髮糝于高安龍岡寺遂受戒有唐義淨則譯

經上足曰洪州之靈傑其秉宣羯磨者曰兩京滌法旣欽智度冲深神用高爽行無權實身絕開遮闡律藏而日月光明騁辯才而龍象蹴踏江嶺之外凜然風生開元末北遊京充福先大德常誦大涅槃經而講之兼明俱舍論維摩全剛經每登講座其下日有二三千人由是名動輦轂屬祿山作亂杖錫南歸居于西山洪井雙嶺之間慕高僧觀顯之遺蹤於寺北朔置蘭若山泉之美頗極幽絕欽雖堅持律儀而志在弘濟好讀周易左傳下筆成章著律儀輔演十卷嘗撰本州龍興寺戒壇碑頗見稱於作者三年真卿忝刺撫州東南四里有宋侍中臨川內史謝靈運翻大涅槃經古臺階局儼然軒構摧圯有高行頭陀僧智清者首事修葺安居住持明年秋七月真卿績秩將滿有觀察使尚書御史大夫趙國魏公願以我皇帝降誕之辰奏為寶應寺仍請山林高行僧三十七人冬十月二十三日聖恩允許於是鼎新輪奐其興也教焉乃請止觀大師法源法泉襄陽乘覺清源善弘羅浮圓覺佛跡十喻餘杭

惠達泊當州海通海岸等同住董修以資景福僉以爲學徒雖增毗尼未立明年三月乃請欽登壇而董振鐸焉仍俾龍岡道幹天台法裔招提智融白馬法胤衡岳正覺同德義盈香城藏選龍興藏志開元明徹等同秉法事於是遠近駿奔道場側塞聖像放光而龍王不雨者四旬僧尼等三百五十七人而文士正議大夫前衛尉少卿張延臯脫俗歸真其名曰壞綱爲稱首焉又欽此年已來爲受具者凡一萬餘人江嶺湖海之間幅員千里餘像法於變皆欽教道之力焉臨川在嶺隅未嘗弘律於是二衆三百餘人謂法裔敷演而依止之後有上都資聖寺高德曰還本律主偉茲能辦深嗟嘆而贊美之謂於寺東南置普通無礙禪院內立鎮國觀音道場請善弘居之以開悟心要雲一上足曰智融精持本事如會尊衆乃命智光等於普通道場東置律藏院別立戒壇以行欽公之來儀且施肇紀之不朽經營未幾壇殿鬱興肅乎渡海浮囊分毫羅刹之請嚴身瓔珞照耀摩尼之光則入佛位而披伽黎

者名香普薰神足無極其可勝紀而無絕乎有唐大曆辛亥歲春三月行撫州刺史魯郡開國公顏真卿書而志之

孤山永福寺石壁法華經記

元稹

按沙門釋惠皎自狀其事云永福寺一名孤山寺在杭州錢塘湖心孤山上石壁法華經在寺之中始以元和十二年嚴休復爲刺史時惠皎萌厥心卒以長慶四年白居易爲刺史時成厥事上下其石六尺有五寸短長其石五十七尺有六寸座周於下蓋周於石砌周於堂凡買工鑿經六萬九千有二百五十錢十經之數經旣訖又立石爲二碑其一碑凡輸錢於經者由十而上皆得名於碑其輸之貴者有若杭州刺史嚴休復中書舍人杭州刺史白居易刑部郎中湖州刺史崔玄亮刑部郎中睦州刺史韋文恪處州刺史韋行立衢州刺史張聿御史中丞蘇州刺史李諒御史大夫越州刺史元稹右司郎中處州刺史陳岵九刺史之外搢紳之由杭者若宣慰使庫部郎中知制誥賈餗以降鮮不輸於經石之列

必以輸錢先後為次第不以貴賤老幼多少為後先其一碑僧之徒思得名聲人聞其事以自廣余以長慶二年相先帝無狀譴於同州明年徙於會稽路於杭杭民竟相觀睹白怪問之皆曰非觀宰相蓋欲觀曩所聞之元白耳由是僧之徒誤以余為名聲人相與日夜攻刺史白乞余文余觀僧之徒所以經於石文於碑蓋欲為不朽且欲自大其本術今夫碑既文經既石而又九諸侯相率貢錢於所事由近而言亦可謂來異宗而成不朽矣由遠而言即不知幾萬歲而外地與天相軋陰與陽相盪火與風相射名與形相滅則四海九州皆大空中一微塵耳又安知其朽不朽哉然而羊叔子識枯樹中舊環張僧繇世為畫師歷陽之氣至今為城郭苟一吐而異世卒不可化鍛之中學數息則易成此又性與一物相遊而終不能兩相忘矣又安知夫六萬九千之文刻石永永因衆姓合成獨不能為千萬劫含藏之不朽邪由是思之則僧之徒得計矣至於佛書妙奧僧當為余言余不當為僧言況斯文止紀

於刻石故不及講貫其義云長慶四年四月十一日浙江東道都團練觀察處置等使通議大夫使持節都督越州諸軍事守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元稹記

福州南潤寺上方石像記

歐陽詹

萬物闐闐各由襲公無襲無公而忽以然苟非妖怪實為珍慶斯石像者其珍慶歟始孕靈韞質兆朕未見則峨峨巨石巖峭山立鎮郡城之前阜壓蓮宮之上界海若鞭而莫動天將泐而終固皇唐天寶八年五月六日清晝忽騰雲旁涌驟雨來集驚飈環駭旬旬杳冥雄雄者雷騁然中震逆火噴野大聲殷空岑嶺躡蹏洞簸蕩須臾風雨散雷雲收激劈輪困斬焉中闢南委地以梯落比干霄而碣樹不上不下不西不東亭亭厥心隱隱真像三十二相具八十種好備列侍環衛品覺有序莊嚴供養文物咸秩融然慈面儼矣儀形似倚雪山而授法如開月殿以趺坐異矣哉不曰博聞乎未聆於既往不曰多智乎固測其所來且物之堅莫堅於石

况高厚廣袤又羣石之傑一朝瓜剖中有雕琢其爲造石之初致有相以外封乎其爲有石之後入無間以內攻乎噫不可以人事徵試請以神化察巍巍釋氏發揮道精其身既傾其神不生等二儀以通變齊四大而有力教於時有所頹靡人於教有所忸怩則爲不可思議以煦以吹故示此無跡之跡難然之然俾知其我存存入我之門經曰千百億化身蓋隨感而應茲身者則千百億之一焉昔諸佛報現皆託於有命有命則有生有生則有滅曷若因其不朽之物憑乎不動之基形既長存法亦隨是與夫爲童兒而出世假長者以來化玄玄之微則雖一永永之利則不侔可以禮足而悔罪寄影以安樂亭則求福不回者焚香跪仰或從釋子之後故爲巉巉之餘伊聊書其所由來貞元六年七月十五日記

畫西方懺記

白居易

我本師釋迦如來說言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上有世界號極樂以無八苦四惡道故也其國號淨土以無三毒五濁業故也其佛號阿彌陀以壽無量願無量功德相好光明無量故也諦觀此娑婆世界微塵衆生無賢愚無貴賤無幼艾有起心歸佛者舉手合掌必先向西方有怖厄苦惱者開口發聲必先念阿彌陀佛又範金合土刻石織文乃至印水聚沙童子戲者莫不率以阿彌陀佛爲上首不知其然而然由是而觀是彼如來有大誓願於此衆生衆生有大因緣於彼國土明矣不然者南北東方過去見在未來佛多矣何獨如是哉何獨如是哉唐中大夫太子少傅上柱國馮翊縣開國侯賜紫金魚袋白居易當衰暮之歲中風痺之疾乃捨俸錢三萬命工人杜敬宗按阿彌陀無量壽二經畫西方世界一部高九尺廣丈有三尺彌陀尊佛坐中央觀音勢至二大士侍左右天人瞻仰眷屬圍繞樓臺伎樂水樹花鳥七寶嚴飾五彩彰施爛爛煌煌功德成就弟子居易焚香稽首跪於佛前起慈悲心發弘誓願願此功德迴施一切衆生一切衆生有如我老者如我病者皆願離苦得樂斷惡修善不越南部便覩西方白毫大光應念

來感青蓮上品隨願往生從見在身盡未來際常得親近而供養也欲重明此願而偈讚云
極樂世界清淨土無諸惡道及衆苦願如老身病苦者同歸無量壽佛所

黃石巖禪院記

劉軻

古老有言曰太極之氣積成山岳洩為川瀆然則匡阜之境其大者乎庚辰歲山客劉軻采拾怪異自麓至頂却下半里餘次于黃石巖巖中有棲禪子不知其幾臘乃蹟其輕重頗見其宅心之地乃問其住年但手指松桂云毫髮我植今環人臂烏飛兔走吾復何齒矧卯戌之昏且霜炎之凍灰生落之榮頽去留之泐泐雖云之自彼而於我蔑如也於戲向非巖房峭絕僧行孤峙則人境兩失其宜也復何言哉觀夫煙雲雜乎履舄嵐靄生於襟袖羣形浩擾併入眸子每至煙雨初霽山光澄練泠泠仙語如在耳右況又聳凌兢上冥冥焉知不能與洪崖接袂浮丘連駕盈縮造化吐納

顛氣絕慚容於厚面遠喧卑之臊穢乎不得而然者蓋鈎也餌也名為利鈎利為名餌吞鈎食餌手足羈鎖彼焉得跳躍於此乎夫禪子脫去桎梏四支宣展動與雲無心靜將石何機物我一致端邪徑塞僕所謂非斯人不能住斯境也禪師宜春人俗姓劉名常進人以師父住遂以其姓易其巖名云

沃州山禪院記

白居易

沃州山在剡縣南三十里禪院在沃州山之陽天姥岑之陰南對天台而華頂赤城列焉北對四明而金庭石鼓介焉西北有支遁嶺而養馬坡放鶴峯次焉東南有石橋谿谿出天台石橋因名焉其餘卑巖小泉如子孫之從父祖者不可勝數東南山水越為首刻為面沃州天姥為眉目夫有非常之境然後有非常之人棲焉晉宋以來因山洞開厥初有羅漢僧西天竺人白道猷居焉次有高僧竺法潛支遁林居焉次又有乾興淵支遁開威蘊崇實光識斐藏濟度暹印凡十八僧居焉高士名人有戴逵王洽劉恢許玄

度殷融却超孫綽桓彥表王敬仁何次道王文度謝長霞表彥伯
王蒙衛玠謝萬石蔡叔子王羲之凡十八人或遊焉或止焉故道
猷詩云連峯數千里脩竹帶平津茅茨隱不見雞鳴知有人謝靈
運詩云暝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高高入雲霓還期安可尋蓋人
與山相得於一時也自齊至唐茲山滄荒靈境寂寥罕有人遊故
辭人朱放詩云月在沃州山上人歸剡縣江邊劉長卿詩云何人
住沃州此皆愛而不到者也大和二年春有頭陀僧白寂然來遊
茲山見道猷支竺遺跡泉石盡在依依然如歸故鄉戀不能去時
浙東廉使元相國聞之始爲卜築次廉使陸中丞知之助其繕完
三年而禪院成五年而佛事立正殿若干間齋堂若干間僧舍若
干間夏臘之僧歲不暇八九十安居遊觀之外日與寂然討論心
要振起禪風白黑之徒附而化者甚衆嗟乎支竺歿而佛聲寢靈
山廢而法不作後數百歲而寂然繼之豈非時有待而化之有緣
邪六年夏寂然遣門徒僧常贄自剡抵洛持書與圖詣從叔樂天

乞爲禪院記云昔道猷肇開茲山以寂然嗣興茲山今樂天又垂
文茲山異乎哉沃州山與白氏其世有緣乎

塑像記

設成式

在世間攘巨寇必思衽金浴鐵強矯雄毅者雖空門亦忿怒塵撲
爲法大防也據內典下天處蘇迷盧之半爲忉利尉候北方毗沙
門統藥叉衆所治水精宮城護世其住處曰紛陀利曰質多羅曰
七林曰摩偷曰如意等下壓象跡當歡喜之地上接蜂歌雜莊嚴
之境常憍尸迦將破怨敵聖者奮勇健臂出甲冑林獨揭勝幢不
頓一戟蹙迦婁而垂翅拔修羅而束手猶怒折蓮柄狂搜藕絲蓋
多聞位居初地離十二失故經云毗沙門得方便救護之門昔縛
喝伽藍北虜感夢而懺悔近千闐聚落西羌覩相而來降其威神
營衛盼蠻靈應事無虛譯世不絕書相傳北方天王與瞻部有緣
謂西域瞿薩國本天王棲神之處也廬陵龍興寺西北隅先有設
色遺像武宗五年毀廢至大中初重建寺其處爲僧乾立所居乾

每調囁不安旬日方悟遽徙他室昉誓造北方變梁朝謂雕塑請像亦為變也請押衙熊輅為導首輅遂與執白籌者郭宣熊師佐等縱吏間伍為說第一施結增上緣獲零慘貨貝共二十萬輅厚自捐徹周歲功就乃多聞儀形嚴毅如生眉結雲聚目稜電擊猛焰慧肩蚊蜂搶軒金塗錯落而憐亂形彩陸離而芒角得工巧明矣其或夔臚蠱刺峴是不翅擊三屍磔五冢也及素天女主藏神凡四四事堂內三壁寫載部落雷公拗怒付留惡觀吁可畏也吉之人香火徼福林篳乞靈福既據我靈詎之主噫予曾閱正法念經說摩醯陀山六齋日四天於此會計閻浮提善業豈容不歸敬與輅為學性端介敏辯王公多伏之復晤禪那宗要得摠持契訣常持北方真言大中二年病且死忽夢天王操戟卓地有泉迸射搏之及面因驚覺汗洽而愈十二年洪州狂賊盜兵殺吏尋定州差輅上府至新塗夢天王支槊張目曰世途若此爾欲何往即宿留數日賊毛鶴果膾肝飲頭尤恣殘酷其踐較著如是十三年秋予閑居漢上輅

為交趾使入京請予紀釋氏事以上事請予明張北方故實焉

信州南巖草衣禪師宴坐記

權德輿

信州南巖有清淨宴坐之地而禪師在焉師所由來莫得而詳初州人析薪者遇之于野中其形塊然與草木俱咨於州長乃延就茲地三十年矣州人不知其所然也遂以草衣号焉足不蹈地口不嘗味日無晝夜時無寒暑寂默之境一繩牀而已萬有囂然此身不動其內則以三世五蘊皆從妄作然後以有法諦觀十二緣於正智中得真常真我方寸之地湛然虛無身及智慧二俱清淨微言軟語有時而聞涉其境之遠近隨其根之上下如雨潤萬物風行空中履其門闕皆獲趣入若非幹玄機於無際窮實相之源底則四時攻於外百疾生於內矣古所謂遺物離人而立於獨者禪師得之嗚呼世人感物以遊心心遷於物則利害生焉吉凶形焉牽攀鞿瑣蕩而不復至人則返靜於動復性於情天壽仁鄙之殊由此作也斯蓋世諦之一說耳於禪師之道其猶稊稗邪建中

二年予吏役道于上饒時左司郎崔公出為郡佐探禪師之味也熟為予詳言之拂拭纓塵攜手接足洗我以善得於儀形且以為楞嚴之妙旨毗耶之密用皆在是矣又焉知此地之宴坐不為他方之說法乎故粗書聞見以志于石

鸚鵡舍利塔記

韋臯

元精以五氣授萬類雖鱗介毛羽必有感清英純粹者矣或炳耀離火或稟竒蒼精皆應乎人文以奉若時政則有革彼禽類習乎能言了空相於不念留真骨於已斃殆非元聖示現感於人心同夫異緣用一真化前歲有獻鸚鵡鳥者曰此鳥聲容可觀音中華夏有河東裴氏者志樂金僊之道聞西方有珍禽羣嬉和鳴演暢法音以此鳥名載梵經智殊常類意佛身所化常狎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固可以矯激流俗端嚴梵倫或教以持佛名號者曰當由有念以至無念則仰首奮翼若承善聽其後或俾之念佛則默然而不答或謂之不念即唱言

阿彌陀歷試如一曾無爽異余謂其以有念為緣生以無念為真際緣生不答以為緣起也真際雖言言本空也每虛室戒曙發和雅音穆如笙竽靜鼓天風下上其音念念相續聞之者莫不洗然而嘉善矣於戲生有辰乎緣其盡乎以今年七月悴爾不憚已日而甚馴養者知將盡乃鳴磬告曰將西歸乎為爾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洎十擊磬而十念成斂翼委足不震不什揜然而絕按釋典十念成往生西方又云得佛惠者歿有舍利知其說者固不隔殊類哉遂命火以闍維之法焚之餘燼之末果有舍利十餘粒炯爾耀目瑩然在掌識者驚視聞者駭聽咸曰苟可以誘迷利世安往而非菩薩之化歟時有高僧惠觀常詣三學山巡禮聖跡聞說此身涕淚悲泣請以舍利於靈山用陶甃建塔旌異也余謂此禽存而由道歿而有徵古之所以通聖賢階至化者女蝸蛇軀以嗣帝中衍鳥身而建侯紀乎冊書其誰曰語怪而況此鳥有弘於道流聖證昭昭胡可默已是用不愧直書于辭貞元

十九年八月十四日記

泗州大水記

呂周任

春秋左氏傳曰天反時爲妖地反物爲災其於水也反利爲害矣在唐堯時包山陵而浩滔天在漢武時浮鬻桑而浸鉅野皆震蕩上心昏墊下人其故何哉天其或者警休明而表忠誠也皇唐貞元八年歲在壬申夏六月上帝作孽罰茲東土浩淼長瀾周亘千里請究其本而言之是時山泐桐栢發洪歎湧下注淮瀆平湍七丈浮壽逾濠下連滄波東風駕海潮上不落雨水相逆濺濤倒流壘縮迴薄衝壅淮泗積陰驟雨河瀉瓴建不捨晝夜至于旬浹乾坤合怒雲雷爲屯以水濟水吞洲漂防走不及竄飛不及翔連甍爲河宮噍類如魚鼈事出慮外孰能圖之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泗州刺史武當郡王張公以其始至也聚邑老以訪故塞新楗石以禦之其漸盛也運心術以馭事維舟編桴以載之遂連舳促櫓歛邑之惇嫠老弱州之庫藏圖籍官府之

器先寘于遠野軍資甲楯士女馬牛遽遷于水次將健丁壯遇水之不可者任便而自安逮數日而計行矣洪波汗漫不測涯涘驚颿鼓濤舟不得不覆巨浪崩山城不得不圯崇丘如島稍稍而沒夏屋如查汎汎相繼天迴地轉混茫其中公獨與左右十數人纜舟於郡城西南隅女牆濕堵之上以向衝波之來不亦危哉公之左右失色同辭請移公曰任天子守土臣也苟有難而違之若君命何且南山隔淮幾五六里吾能往矣況是別境離局歟也雖死不爲公於是使部內十驛遷於虹城西鄙而南傍南而東四百里達維揚之路俾星郵無壅又東北直渡經下邳五百里至於徐州通廡察之問又移注南城將令斷扁舟往來立標樹信以虞寇盜之變公每端拱對水而訴曰任奉聖主明詔司牧此州以觀萬姓河公何爲不仁降此大沴任之罪也厲聲正色沾危不撓歷再旬而水定又再旬而水抽自水始至及水始耗已六時矣又一時而復流郊境之內無平不陂郭郭之間無岸不谷尺椽片瓦蕩然無

所有可異者唯公之露寢與內寢巋然存焉豈不可浮而往蓋不可顛而壞乎斯則神仰公之仁先庶物而遺已神賞公之忠臨大難而守節神高公之義動適權以成務故保其聽政養安之所旌公之善也昔邵伯之理也人愛甘棠而勿翦方茲神靈扶持不亦遠乎公乃捨車而徒棄輜而泥弔亡恤存綏復軍郡遠軫聖慮詔左庶子姚公弔而賑之至於修府署建城池詔有司計功而償緡立鄠市造井屋公申勸料程以貲以貸纔踰年而城邑復常矣其於縮板爲垣樹柳爲麗端衢四達廨宇雙峙即公之新意也天災流行何代無之逢昏即盛遇賢即退故劉昆返風而火滅王尊臨河而水止蓋忠誠之至也公嘗領羸兵守孤城以百當萬俾國家全山東之地名載青史公即國之長城也今以一葦之航絪於危堞之上以當漲海之勢城頽而一塊不傾水止而所濟獲全公即國之貞臣也固知明主之委任於公也皆感而通焉周任不敏學於舊史氏借古以諭公未或同年矣謹述而紀之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六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七

吳興姚

鉉

纂

記庚錄志附摠一十七首

讌會五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歐陽詹

穆氏四子講藝記崔祐甫

吳郡詩石記白居易琴會記柳識

伯樂川記孫逖

讌稿二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柳宗元

邠寧節度饗軍記李觀

書畫琴故物八

畫記韓愈祖二疎圖記王藹蘇州書龍記李紳

錄桃源畫酬元稹書屏記司空圖玉筋篆志酬元稹

斲琴志 衛公故物記韋端符

種殖二

養竹記白居易 剝竹記劉寬夫

太學張博士講禮記記

歐陽詹

說釋典籍謂之講講之為言構也如農之耕田疇焉田疇將植而不實雖耕矣必耨分其畦壟嘉穀由是平生典籍將肄以求明雖習矣必講窮其旨趣儒術由是乎成我國家春享先師後更日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盛儒術祖聖三刊經九公通其六籍于五而禮記在其中禮也者御人之大故首于羣籍而講之束脩既行筵肆乃設公就几北坐南面直講抗牘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太學長序卿太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餘法家墨家書家筭家術業以明亦自其館沒階雲來即席鱗差攢弁如星連襟成帷公先申有禮之本次陳有禮之要正三代損益得失定百家疏義長短鎔乎作者之意注乎學者之耳河傾于懸風落于天清冷灑蕩幽遠無泥所味鏡徹於靈臺所凝冰釋於心泉後一日聞于朝百司達官造者

半後一日聞于都九城知名造者半皆尋聲得器虛來實歸予職在下庠六掌有教道不足訓領徒從公惟始泊終觀公之美敬書盛事記諸屋壁并列當時執簡樞衣者于左偏貞元十四年五月二十七日記

穆氏四子講藝記

崔祐甫

檢校秘書少監兼和州刺史侍御史河南穆寧字子寧以正直登朝以嚴明作牧斯歷陽之人弗惟奉承相御史之符候持三尺律期於禁暴懲茲而已迺能廣吾君之德清人於教化教化之興始於家庭延於邦國事之體大且非謏聞者之所及也請言其家之教化焉使君有四子曰贊曰質曰賡曰賞登秀之姿若瑶林植庭雪羽馴廡克岐克嶷突而偕弁方欲以六經百氏播禮樂務忠孝正名器導人倫如蘭有芳心泉有清源兆德之階於是乎始使君曰昔陳亢喜聞詩聞禮聞君子之遠其子於孔鯉今茲贊之儕也其年或成人或幾成人學詩學禮則亦既戒遠子之節吾事可不

務哉於是考州之東四十里因僧居之外堦庭戶牖芳草拳石近而幽遠而曠澶漫平田感沸溫泉可以步而適可以濯而蠲謂爾羣子息焉遊焉贊質暨廢賞拜手稽首曰應惟惠施之車仲舒之惟蘇秦之錐三物畢具而郡廷溫清所在今也改晨昏為旬朔夫豈不懷家人有嚴君焉惟命之受曰俾爾斷俾爾茨俾爾負則使君之材使君之堂使君之薪成且美矣安在其習定省之近儀哉抑又嘗聞迺祖安陽府君傳洪範九疇究天人之際贊等祗荷嚴訓述修祖德穆氏之門欲不大不可得也祐甫不腆幸與使君有郎省之舊考槃在阿歲聿云暮誰謂相遠駕言出遊既覲邦君又適諸子之館使君第三子字紹古於伯季之間肄文史考故實甚精而成因見謂曰丈人吾父之友也從事於游夏之門久矣盍以文見誨如賡也宜何文也祐甫應之曰僕朴人也徒有志於文知文之阡陌而不知其精粹請道其所見而紹古自執焉欲以文經邦者宜董賈欲以文動俗者宜揚馬言偃之文鬱而不見卜商有

詩序其體近六經屈原宋玉怨刺比興之詞深而失中近於子夏所謂哀以思刻石銘座者取崔蔡論都及政者宗班張飛書走檄者徵陳琳曹劉之氣奮以舉潘陸之詞縟而麗過此已往未之或知宋齊已降年代未遠有文之士胄系皆存議其優劣其詞未易故闕焉紹古曰盍書之因命筆而記之大曆七年十一月十八日檢校尚書吏部郎中博陵崔祐甫之詞也

吳郡詩石記

白居易

貞元初韋應物為蘇州牧房孺復為杭州牧皆豪人也韋嗜詩房嗜酒每與賓友一醉一詠其風流雅韻多播於吳中或目韋房為詩酒仙時予始年十四五旅二郡以幼賤不得與遊宴尤覺其才調高而郡守尊以當時心言異日蘇杭苟獲一郡足矣及今自中書舍人間領二州去年脫杭印今年佩蘇印既醉於彼又吟於此酣歌狂什亦往往在人口中則蘇杭之風景韋房之詩酒兼有之矣豈始望及此哉然二郡之物狀人情與曩時不異前後相去三

十七年江山是而齒髮非又可嗟矣韋在此州歌詩甚多有郡宴詩云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最爲警策今刻此篇于石傳貽將來因以予旬宴一章亦附于後雖雅俗不類各詠一時之至偶書石背且償其初心焉寶曆元年七月二十日蘇州刺史白居易題

琴會記

柳識

君子之座必左琴右書雅好閱古古亦置於舟車也大曆六年浙西觀察使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贊皇公祇命朝于京闕春正月夕次朱方刺史樊公稱江月當軒願以卮酒侑勝居無何贊皇公弦琴樊公和之演操相應澄清撫綏遞爲伯牙更爲子期琴動人靜琴酣酒醒清聲向月和氣在堂春風猶寒是夜覺暖罷宴之後贊皇顧潤州曰見明珠者始賤魚目知雅樂者始賤鄭聲自樸散爲器真意在琴與衆同出於虛獨能致靜同韻五音獨能多感同名爲樂獨偶聖賢是宜稱德切近於道昔堯以美利利于天下曲名始暢自舜禹至于夫子不止且聲著哀思或當戚自陳其後居

常翫之和理所措若然者寧襲陶公真意空拍而已豈襲胡笳巧麗異域悲聲我有山水桐音寶而持之古操則爲其餘未暇是知贊皇所好無非貽訓似有道而猶重之若此況乃真有道之士乎輒記所論貽諸達者

伯樂川記

孫述

太原元帥黃門侍郎李公國之宗盟朝之峻德以元凱之忠肅兼相文之節制戊辰歲秋七月公以疆場之事會幽州長史李公于伯樂川王命也以駕四牡鏘八鸞旆旌悠悠車轡嘽嘽乙未出于北京戊戌次于橫野己亥至于會封人戒備軍吏宿設立會表于高阜闢轅門於大荒漁陽精銳太原材力駟介八百徒兵三千戈如林羽若月少長有禮賓主不悖蚩尤劬其五兵若敷慙其六卒洗洗乎信可以憎穹廬而震高闕也於是地主致餼以昭饗宴之禮君子有儀以訓上下之則歌蔓草之相遇笑投壺之失辭大庖既盈醪酒有與耳樂周於卒乘屬厭及於輿臺慈惠之德於是乎

在夫幽州太原襟帶之地自河以北幽州制之自河以東太原制之在兩軍之交當二境之上厥有棄地皆為曠林守之則表裏之勢全捨之則俟望之路隔公料以古今度其川原獻方略而入覲于王議工徒而東為此會爰究爰度匪遊匪追蓐食無再舍之勤扞諷為一夕之衛不忘于素返旆而旋君子謂此會也能用典矣初公之始至太原也酌於人賦於事以為節用者國之善政於是乎減戍卒以寬其征修備者武之善經於是乎置秋集以裒其旅足食者人之所庇於是乎賞屯兵以艾其力近利者姦之所生於是乎禁和糴以懲其弊然後序山澤之險廣亭燧之虞候騎出於長城燿火通於大漠書田疇賦講射訓駟蓄信義為國寶修德刑為戰器行之一年軍乃有節邊鄙不從葺龍黃之教也雖魏絳有和戎之利郟縠有敦詩之德申伯之式是南邦韓侯之奄受北國曷云比議未足量力公之與幽州李公也義均伯仲芳若蕙蘭周諸侯以異姓為後晉大夫以同官為僚入亞六卿共行司馬之法出

膺九命俱受元戎之律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其二公之謂矣不書所會將何述焉揚厥美萬斯年俾夫來世知二公相見在此川也

嶺南節度使饗軍堂記

柳宗元

唐制嶺南為五府府部州以十數其大小之戎號令之用則聽于節度使焉其外大海多蠻夷由流求訶陵西底大夏康居環水而國以百數則統于押蕃舶使焉內之幅員萬里以就秩拱玉稽時聽教命外之羈屬數萬里以譯言摯寶歲帥貢職合外二使之重以治于廣州故賓軍之事宜無與校大且賓有牲牢饗餼嘉樂好禮以同遠合疏軍有犒饋宴饗勞旋勤歸以羣力一心於是治也閑閱階序不可與他邦類必厚棟大梁夷庭高門然後可以上充於揖讓下周於步武今御史大夫扶風公廉廣州且專二使增德以來遠人申威以修戎政大宴饗合樂從其豐盈先是為堂於治城西北陬其位公北向賓眾南向奏部伎于其西視泉池于其東

隅與庠庭廡下陋音未及角則炎赫當目汗眩更起而禮莫克終故凡大宴饗大軍旅則寓于外壘儀形不勝公於是始斥其制為堂南面橫八楹縱十楹嚮之宴位化為東序西又如之其外更衣之次膳食之宇列觀以游目偶亭以展聲彌望極顧莫究其往泉池之舊增濬益植以暇以息如在林壑問工焉取則師輿是供問役焉取則蠻絲是徵問材焉取則隙宇是遷或益其闕伐山浮海農賈拱手張目示具乃十月甲子克成公命饗于新堂幢牙茸纛金節析羽旆旗旗旛咸飾于下鼓以鼗鼓金以鐸鏡公與監軍使肅上賓延羣寮將校士吏咸次于位卉裳芻衣胡夷蠻蠻睚眦就列者千人以上錙鼎體節燔魚載炙羽鱗狸牙之物沈泛醜盞之齊均飫于卒士興王之舞服夷之伎揆擊吹鼓之音飛騰幻怪之容窈觀于遠邇禮成樂徧以叙其賀且曰是邦臨護之大五人合之非是堂之制不可以備物非公之德不可以容衆曠于往初肇自今茲大和有人以觀遠方古之戎政其曷用加此華元名大

夫也殺羊而御者不及霍去病良將軍也餘肉而士有飢色猶克稱能以垂到今矧茲具美其道不廢願訪于金石以求示後祀遂相與來告且乞辭牢讓不獲乃刻于茲

邠寧節度饗軍記

李觀

邠寧郡王張公擁七尺之節臨三州之師牧我邠荒藩我雍疆威厲乎廣漢聲凌乎四鄰戎無南侵國無西憂師嚴民整封守晏如聖上聞之何嘗不負宸而嗟之因乃寵以彤弓嘉以墨書乃慰乃止曷日而無哉於是仗鉞揔戎之臣咸望公而歡懼能無稱於維邠寧之卒已仗誠而言曰獲拜賜之光聖上之寵崇邠寧足以厲不戮力之臣然斯事也君臣之殊尤敢不述之而已哉越三月河漸未流東風始湊優柔逶迤被公軍令公曩奉詔親帥師備胡乘虛君命未復不自議還雖閩外得顓亦大有所不顓也于是軍吏之職事者進伏於鉞下曰實以是月賞功息勤惠老及疾哀死及孤厥死無怨厥生而愉所以披軍實賚師徒實舊典也違之不孚

公從之乃練令辰豁連城鼓於四門旆於四壩日既登塵不騰窮陰閉淑氣升軍聲歡康儲輿雷琅翁乎衆民輳乎氏羌空山之木春近塞之草芳朗寧乃鳩文武之吏列而為行東西嚮闕而再拜如蒙上命命之然後申號而惠周升堂而澤溥賁育之倫列於軍之宇校師之士次于軍之堂進猶風趨坐如雲屯旌旗蔽日月戟交光公于是衆食而食衆安而安士盡感之優用醉飽而御酒饋是日朗寧軍中無淫聲無亂音右金鼓左羽旄所以奮武之觀壯軍之容其餘管磬之歡弦匏之繁罔不合簡節諧雅音俾三軍之夫毅其氣和其心羣羌之長釋我俘歸我侵少壯熏熏老疾謳吟浸化為祥虜趨為擒洪矣偉矣朗寧之理明德遐被者乎乃知乎致享者不止乎味張樂者不止乎聲仁可以碩其膚蘇可以暢其情故朗寧之饗士兼以仁蘇被之豈以羶以腥猗之哉武有七德朗寧其由二三焉于時歲紀協洽國家郊祀之明年觀布衣來遊賓公之筵宗盟兄侍御史益有文行忠信而從朗寧之軍惡羣小

之日取媚也故不自書命觀書之曰子之文直長於記事益知之乃題曰邠寧節度饗軍記

畫記

韓愈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而被甲載兵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二人騎擁田犬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勒立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而羈牧者二人坐而指使者一人甲冑手弓矢鉄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涉者一人方涉坐而脫足者一人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挹且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為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

亦有馬之下者焉行者奔者涉者陸者翹者顧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齧者飲者溲者陟者降者癢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瓶盃簞笠筥管錡釜飲食服用之器投壺之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予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予彈碁予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叢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予之手摸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予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閩中而喪焉居閑處獨時往來予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

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予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祖二踈圖記

王藹

吳郡顧生能寫物筆下狀人風神情度甚得其態自江以東譽為神妙有好事者先賄以良金細帛必避而不顧設食精美亦不為之謝乃曰主人致殷勤豈無意邪何不醉我斗酒乘其酣逸當無愛惜乃張素座隅前即置酒一器初沈思想望搔首撼頤忽飲十餘杯斗無三揖主人曰酒興相激吾將勇於畫矣午未及夕而數幅之上有帳於京城之外帳中有筵筵中有犧罇二壺觥即觥而壘罇即倍犧壺之數而樂師差於前樂有竽琴瑟有笙鏞有缶有筑有鼓而棘若鼓手以合奏也列坐皆冕帶盛服有持筭主事者有捧筯就飲者有憑軾徐來者有目於騎而迴者有仰吻而哈者有俛首而肅者有避席而遺簪履者有促襟而將進者此漢公卿

祖二踈也主人久視而問曰東嚮而坐即行客也去國離羣而容無慘恨何為妙曰二踈之去乃知足也非疾時也非時之不禮也非危於禍機也非避於讒口也非失於權利也既辭勤於夙夜而果其優游故顏間無慘恨之色主人歎曰既不為利易己之能絜也嗜酒而混俗何其高也圖二踈以遺於時俗勸也求其能狀物之情者孰有勝乎

蘇州畫龍記

李紳

自造父劉累殺豢氏不副龍不復擾隱去莫狎往往時見史必書志代以自識者寡之故工得以詭亂形狀神其變化彪炳五色逾遠真像蓋上飛于天晦隔層雲下歸于泉深入無底考之丹青難以徵驗好事者張其畫以示羣目觀者或駭疑得其狀長洲令廳北廡有畫蛟龍六焉玄素異鱗狀殊質怪驤首拖尾似隨風雷乘櫺薄楫若軼雲雨燕雀懼栖其上螻蟻罔緣其側目視光射瑩無流塵伸盤逶迤如護榱棟每飛雨度牖踈雲空鱗鮮耀陰顧壁

疑拔志其側曰僧繇弗興之舊度摸之不知何人也二工圖龍天與幽思今是壁指遠異代繼之圖法無謝於二子而名漏不傳詢于耆人亦絕傳記茂宰博陵崔君據始命余述舉丹青實驗附邑書末簡庶乎後數百歲棟宇斯變龍忘其像而事刻編簡繇昭昭然時貞元癸未歲秋七月記

錄桃源畫記

舒元興

四明山道士葉沈囊出古畫畫有桃源圖圖上有谿谿名武陵之源按仙記分靈洞三十六之一支其水趣流勢與江河同有深而淥淺而白白者激石淥者落鏡溪南北有山山如屏形接連而去峯豎不險翠穠不浮其夾岸有樹木千萬本列立如揖丹色鮮如霞擢舉欲動燦若舒顏山鋪朱底草散茵毯有鸞青其矜有鶴丹其頂有雞玉其羽有狗金其色毛僥僥亭亭間而立者十有八九岸而北有曲深崑門細露室宇霞檻繚轉雲磴五色雪冰肌顏服身衣裳皆負星月文章岸而南有五人服貌肖虹玉左右有書童

王女角髮而侍立者十二視其意況皆逍遙飛動若雲十許片油
焉而生忽焉而往其坦處有壇層級沓玉冰壇面俄起燼竈竈口
含火上有雲氣且備五色中有溪艇泛上一人雪華鬢眉身著秦
時衣服手鼓短柷意狀深遠合而視之大略山勢高水容深人貌
魁竒鶴情閑暇煙嵐草木如帶香氣熟得詳翫自覺骨稟清王如
身入鏡中不似在人寰間眇然有高謝之志從中坐來少選道士
卷畫而藏之若身形卻落塵土中視嚮所張壁上又疑有頑石化
出塞斷道路某見畫物不甚寡如此圖未嘗到眼是知工之精而
有如是者邪葉君且自珍重無路得請遂染筆錄其名數將所以
備異日寫畫之不謬也

書屏記

司空圖

人之格狀或峻其心必勁心之勁則視其筆跡亦足見其人矣歷
代入書品者八十一人賢傑多在其間不可誣也國初歐虞之後
繼有名公元和長慶間先大夫初以詩師友兵部盧公載從事於

商於因題紀唱和乃以書受知於裴公休辟倅鍾陵及徵拜侍御
史退居中條時李忻州戎亦以草隸著稱爲計吏在蒲因輟所寶
徐公浩真跡一屏以爲貺凡四十二幅八體皆備所題多文選五
言詩其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十數字或草或隸尤爲精絕或
綴小簡於其下記云怒猊抉石渴驥奔泉可以視碧落矣先公清
旦披翫殆廢寢食常屬誠云正長詩英吏部筆力逸氣相資竒功
無跡儒家之寶莫踰此屏也但二者皆美神物所窺必當奪壁於
中流飛鏗於烈火也殆非子孫之所可存耳庚子歲遇亂自虞邑
居負之置於王城別業丙辰春正月陝軍復入則前後所藏及佛
道圖記共七千四百卷與是屏皆爲灰燼痛哉今旅寓華下於進
士姚顛所居獲覽書品及徐公評論因感憤追述貽信後學且冀
精於賞覽者必將繼有詮次光化二年八月三日泗水司空圖銜
涕撰錄謹記之

王勣篆志

舒元興

秦丞相斯變蒼頡籀文爲玉筋篆體尚太古謂古若無人當時議書者皆輸伏之故拔乎能成一家法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氏更八姓無有出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以終絕故授之以趙郡李氏子陽冰陽冰生皇唐開元天子時不聞外獎躬入篆室獨能隔一千年而與秦斯相見可謂能不孤天意矣當時得議書者亦皆輸伏之且謂之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有倍矣此直見上天以字寶瑞吾唐矣不然何綿更姓氏而寂寞無人某道不攻篆而識其點畫常有意求秦丞相真跡會秦丞相去又聞其有八字刻在荆王有洪碑樹嶧山巔今荆壁爲壘飛上天矣固不可得而見也洪碑留在人間往往有好事者躋巔得見其亦常問得去嶧山道路異日將裹足觀之未去間行長安會同里客有得陽冰真跡遺在六幅素上者遂請歸客堂張之見蟲蝕鳥步痕跡若屈鐵石陷入屋壁霜晝照著疑龍蛇駭解鱗甲活動皆欲飛去齊目眎之分明觀文字之根植吾堂中然後知向之議者謂冰愈於

斯吾雖未登嶧山觀此可以信其爲深於篆者之言也試以手拂拭其煙顏塵容侵暴日久攝芻圻裂玉筋欲折予以褻慢讓其主主曰此易致耳豈當其如是愛邪予曰今世人所以重秦斯之跡非能盡辨別之以其秦古矣斯邈矣向使秦斯與子比肩子能貴之乎曩吾尚欲苦辛登嶧山之巔縮在予掌握中今且猶不爲子貴子不過生於唐而得與冰同爲唐人吾知冰歿二三十年其蹤跡流於人間固不甚少得爲子目數見故易之若此使冰生於秦時予又安得使造次而見遺塵邪是子賤目也世人皆然嗟吁冰旣即世是字寶入地矣後人思孜孜求之今且遭不知者忽易想生筆下日有新迹固爲門戶見觀之物矣冰雖欲求沽售不獨棄爲糞土必遭其詬怒也主聞之其愧色見於顏眉間欲卷而退知其退也必因循而不信彊止留之引筆書其志行下以保明其爲字寶也不謬詞曰

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十年有人誰能待之

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

斲琴志

舒元輿

寂寞間有至音注梧桐中越客沈虬子耳長木音常斧樹之良孫斲而琴之予客越見其方風斲取朴成輒叫索清濁應刃濁授授成輪圓濁沛雪落清聲酬荅若寒玉透木噴出瓏璪及察投意之始放心虛無間猶掌握無毛倫他人見朴在刃下而沈氏成琴入眼中不知斲之數到邪琴之形化邪兩肩聳張若對古人雙池呀開若挹澄渟絕刃四顧得色上面旁眎或惜其所以爲沈生乃弦素絲七條其上備指一弄五聲叢鳴鳴中有靈峯橫空鳴泉出雲鳳龍騰凌鶴哀烏啼松吟風悲予聆之初聞聲入身覺毛骨聳擢中見境在眼覺精爽沖動終然睹化源寥寥貫到心靈則百骸七竅仙仙而忘覺神立寥廓上洞見天地初氣駕肩太古闊視區外乃知不知音聲者終身爲朧朦嘻木纔滿數尺絲不盈十條古聖人欲其中含大音天之如此直乃叩之以觀化本且絲木俱無情

物也固不能自鳴是使歷代知其必鳴之稀以至爨入鼎下枯折空山而不聞者非一也今人明明以聲耳耳且惑况槁木無朕而責其必無惑邪予於此見沈氏子之審音也之運斲也俱與神遇懼異日斯琴流于人間爲他者亂類則沈氏之道爲委土矣故志之

衛公故物記

韋端符

三年冬端符於三原令座中揖其羣官有客曰某丞李謂端符曰是衛公之胄也其家傳賜書與他服器十餘物者訖讌端符即丞居爲客謁丞延入就次端符因跪請曰籍君僕射公之嗣固願見僕射公之烈之多其事辭雖文記或闕略具天下耳舌矣聞君世傳文帝詔與公服物者願得以觀丞恻然曰諾即其家僂僂躍步奉賜書一函他物一器出發視有玉帶一首末爲玉十有三方者七挫兩隅者六每綴環焉爲附而固者以金丞曰傳云環者列佩用也王之粹者若含怡然澤者若渙釋然公擒蕭銑時高祖所賜

于闐獻三帶其一也素錦袍一其襟袂促小裁制絕巧密光爛爛如波旁出紫文綾襖一促製小袖如袍其爲文林樹於上其下有馳馬射者又雜爲後猊虎羆橐駝者靴袴一往來爲鈎屬鎖劍文疑非華人所爲也自始傳于今莫能名其物象笏一差狹不類今笏者佩筆一竒木爲管韜刻飾以金別爲金環以限難其間韜者火鏡二大觶一小觶一竿囊二椰盃一蓋常佩於玉帶環者十三物亡其五有存者八大帝爲兒時與公子某年上下文帝命居宮中侍吾兒戲即賜以皇子服物黃綾袍皆爲龍鸞文素錦襖絳五采爲花若鳥者素錦半袖小笏皆緻巧功良今工之爲不能也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厚勞苦信必威賞而已其兵事節度皆付公吾不從中理也暨公疾親詔者數四其一曰有晝夜視公病大老嫗令一人來吾欲熟知公起居狀丞曰權文公視此詔常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邪端符旣畢觀中若有物擊惻其心者於玉帶見遠方致物而上不專有以賜有功也於文錦衆物見其時

之工志功不志靡也於賜公子以皇子衣服見視臣如友而游兒也於詔征討見擇將材付將職也上嘗不曲制其事旁他可動哉於公問公疾見上答憫公如家人之視子姓也公之勞烈如是其大固有以感之獨推期運吾不信也丞曰子觀吾故物異他人之觀一似動色隱心者於霜露變時每閱省是物人雅謂子工文辭幸爲記吾得觀以慰吾慕思也故日記衛公故物

養竹記

白居易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固以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以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貞貞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爲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及于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枝葉殄瘁無聲無色詢乎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

之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篚者斬焉篋帚者刈焉
刑餘之材長無尋焉數無百焉又有凡草木雜生其中萃蕞蒼蔚
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手而見賤俗人之目翦棄
若是本性猶存乃芟翳蒼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而畢於
是日出有清陰風來有清聲依依然欣欣然若有情於感遇也嗟
乎竹植物也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猶愛惜之封植之
況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猶賢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
異惟人異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記書于亭之
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剝竹記

音果剝也
出玉篇

劉寬夫

左史院近宸居之正地直日華之東偏俗塵不飛人意自遠闕邃
幽闐似非官曹有竹一叢翠接階所其虛中絜外之操蔭座祛煩
之能紫微郎高公嘗賦之固以備盡然而歲月滋久蔓衍浸淫大
小相依高下叢茂俾日光不透陰氣常凝暝色爲之早來陽春爲

之減煦四序不正一庭常昏蚊蚋曹飛雀鷄自逐拔圖散帙觀覽
不快二年冬侍軒之暇載筆之餘偶步庭除病其蔽翳因命斤斧
將治其蕪沈吟即時乃用申誠且謂其徒曰礪爾器用端爾操執
慎爾區分其有質微而葉環萃尊者去之從風而不能自正者去
之大而倚者去之聚而曲者去之竅而不能備笙篁之用者去之
挺而不能棲鸞鳳者去之其有羣居不亂獨立自持振風發屋不
爲之傾大旱乾物不爲之瘁堅可以配松柏勁可以凌雪霜密可
以泊晴煙疎可以漏宵月嬋娟可翫勁挺不回者爾其保之旣而
芟翦畢功繁蕪之盡去者存者邪正乃分不浹旬扶疎一林歷歷
可見有清風澡慮之效曠日明茲之機檀藥風生韻合宮徵君子
是以知竹箭之美尚科別之功即其他不俟言而詳矣或以斯爲
小可以伸之因紀一時之妙筆而述之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八

箴誡銘 摠四十一首

吳興姚

鉉

纂

箴二十五

大寶箴

張蘊古

丹宸箴六首

并序李德裕

瑞箴

孫朴

兵箴

梁肅

太倉箴

李商隱

獄箴

張說

縣令箴

古之奇

縣令箴

元結

五箴

并序韓愈

動靜二箴

皮日休

視聽箴

沈顏

自箴

元結

行已箴

李翱

暗室箴

歐陽詹

誡八

三誠

柳宗元

冰壺誡

姚元崇

執秤誡

韓愈

執鏡誡

守誡

敵誡

柳宗元

銘八

幾銘

權德輿

門銘

盧仝

二銘

并序羅衮

櫛銘 盧仝

猩猩銘 裴炎

大寶箴

藏劍銘 潘存實

座右銘 白居易

張蘊古

今來古往俯察仰觀惟辟作福惟君實難主普天之下處王公之上任上貢其所求具寮陳其所唱是故恐懼之心日弛邪僻之情轉放豈知事起乎所忽禍生乎無妄固以聖人受命拯溺亨屯歸罪於己因心於民大明無私照至公無私親故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禮以禁其奢樂以防其佚左言而右事出警而入蹕四時調其慘舒三光同其得失故身為之度而聲為之律勿謂無知居高聽卑勿謂何害積小就大樂不可極樂極生哀欲不可縱縱欲成災壯九重於內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羅八珍於前所食不過適口唯狂罔念立其糟而他其酒勿內荒於色勿外荒於禽勿貴難得貨勿聽亡國音內荒伐人性外荒蕩人心難得之貨侈亡國之音淫勿謂我尊而傲賢慢士勿謂

我智而拒諫矜已聞之夏后據饋頻起亦有魏帝牽裾不止安彼反側如春陽秋露巍巍蕩蕩恢漢高大度撫茲庶事如履薄臨深戰戰慄慄用周文小心詩之不識不知書之無偏無黨一彼此於膏臆指好惡於心想衆棄而後加刑衆悅而後行賞弱其強而治其亂伸其屈而直其枉故曰如衡如石不定物以限物之懸者輕重自見如水如鏡不示物以情物之鑒者妍蚩自生勿渾渾而濁勿皎皎而清勿汶汶而聞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未形雖黠纒塞耳而聽於無聲縱心乎湛然之域遊神於至道之精知之者應洪纖而效響酌之者隨深淺而皆盈故曰天之經地之寧王之貞四時不言而代序萬物無言而化成豈知帝力而天下和平吾王撥亂戡以智力民懼其威未懷其德我皇撫運扇以淳風民懷其始未保其終爰述金鏡窮神盡聖使人以心應言以行包括治體抑揚詞令天下為公一人有慶開羅起祝援琴命詩一日二日念茲在茲惟人所召自天祐之諍臣司直敢告前疑

丹宸箴六首 并序

李德裕

臣聞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此古之賢人所以篤於事君者也夫跡踈而言親者危地遠而意忠者忤然臣竊念拔自先聖偏荷寵光若不愛君以忠則是上負靈鑒臣頃事先朝屬多陰沴嘗著大明賦以諷頽蒙先朝嘉納臣今日盡節明主亦由是心昔張敞之守遠郡梅福之在遐徼尚竭誠盡親不避尤悔况臣嘗學舊史頗知箴諷雖在踈遠猶思獻替謹稽首上丹宸六箴具列於後仰塵睿覽伏積兢惶

宵衣箴

先王聽政昧爽以俟雞鳴既盈日出而視伯禹大聖寸陰為貴光武至仁反支不忌無俾妾后獨去簪珥彤管記言克念前志

正服箴

聖人作服法象可觀雖在宴游尚不懷安汲黯莊色能正不冠揚卓慨然亦譏縹紉四時所御各有其官非此勿服惟辟所難

罷獻箴

漢文罷獻詔還駮駟轡徐驅焉用千里厥後令王亦能恭已程裘既焚筒布則毀道德為麗茲儉為美不過天道斯為至理

納誨箴

惟后納誨以求厥中從善如流乃能成功漢驚沈酒舉白浮鍾魏敬侈伏凌霄作宮忠雖不忤而善亦從以視為瑱是謂塞聰

辨邪箴

居上處深在察微萌雖有讒慝不能蔽明漢之孝昭敬過周成上書知詐照姦效得情燕蓋既折王猷洽平百代之後乃流淑聲

防微箴

天子之孝敬遵王度安必思危乃無遺慮亂臣猖蹶非可遽數玄服莫辨觸瑟始什栢谷微行豺豕塞路親貌獻殮斯可戒懼

手詔荅曰

處厚殷勤草詔還荅亦可謂獎善納忠至矣

卿文雅大臣方隅重寄表率諸部肅清全吳化洽行春風登坐嘯

眷言善政想歎在懷卿之宗門累著聲績冠內庭者兩代襲侯伯者六朝果能激愛君之誠喻詩人之旨在遠而不忘忠告諷上而常深慮微博我以端躬約余以循禮三復規諫累夕稱嗟致之座隅用比韋弦之益銘諸心腑何啻藥石之功卿既已投誠朕每懷開諫苟有過舉無忘密陳山川既遐眷矚何已必當勉已以副深誠

瑞箴

孫朴

國之將興妖不足憑國之將亡瑞不足良四靈之長莫極於龍夏德將衰曷降雌雄桑穀生朝殷道復昌麟出豈妖孔氏云亡周公相周越裳獻雉安漢相漢越裳復至白魚躍舟鸞鷲鳴岐殷人聚喜周人聚悲素靈夜哭五星聚緯秦謂之妖漢謂之瑞彼瑞此妖顛倒如是妖至而防瑞至而狂恃物滅德未或不亡我作此箴敢獻哲王

兵箴

梁肅

皇道無名帝治有征故效天殺作爲五兵曰王及霸功濟天下威實助德伐乃除禍逐鹿于原戰龍在野大寶籠碗非兵孰可動如決河靜逾滅火蒼蒼萬姓懸命在我所行者師所統者德功本乎義不本乎力順之曰聖逆之曰賊成敗存亡鮮不是則衆不足恃勝不足保武王一戎奄有九有紂之百克其卒無後故長民者無曰我強莫予敢元尋邑百萬覆乎昆陽無曰我大莫予敢制陳吳攘袂羸氏大潰武不可翫翫則必窮兵不可廢廢則終凶故曰天下雖平忘兵則危不教民戰且謂棄之齊桓矜衆九國以離徐偃仁義本邦亦隳傳美止戈易稱以律古之睿智神武不殺治亂之機繫於杪忽壯直且順孰云我過旅臣斯箴敢告執鉞

太倉箴

李商隱

險哉太倉險若太行彼懸車束馬爲陟高岡此禍胎怨府起自斗量無小無大不可不防澄波萬頃不廢汪汪火烈人畏不廢剛腸曷若寬猛處于中央泉穀之地勿言容易貪夫徇財有死無二御

黠馬銜不得利下或諛我過人之聰是人甘言將欲相龔下或
誇我秋毫必睹是人甘言將欲相瞽長如欲戰莫捨強弩長如獲
禽莫忘縛虎衆人之言有訛有真如彼五味有甘有辛口自嘗取
無信他人天生五色有白有黑目自別取無爲人惑而況乎九門
崇崇近在牆東天視天聽惟明惟聰問龔合斗斛何以用銅取寒
暑暴露不改其容亦象君子介然居中終日戰慄猶懼或失銜用
何利鍛之以清虎用何縛按之以明弩用何射發之以誠俾後來
居上無由以生有餘不足無由以爭心爲準槩何憂乎不直不平
各敬爾職一廼心力倉中水外人馬勿食陶母反魚以之歎息豈
無他粟豈無他芻蕘以似珠不可不虞倉中役夫千逕萬途桀黠
爲炭眊盱爲鑪應事成象無有定模緣私指使慎勿以呼賓朋姻
婭或來讌話倉中酒醴慎勿以貫海翁無機鷗故不飛海翁易慮
鷗乃飛去是以聖人從微至著不遺忠恕借借貸資此門先塞須
防蒼蠅變白作黑嗚呼孰慮孰圖昔在漢家倉令淳于致令少女

上訴無辜陷身至是不亦悲乎敢告君子身可殺道不可渝

獄箴

張說

官有決曹掌茲法獄匪惟議罪亦以防欲所貴仁恕非矜窘束吏
苟吹毛人安措足古之爲主是戒是勗茫茫率土蠢蠢羣生賢愚
中雜真僞相傾若魚之駭如鳥之驚不能無犯宜持以平或大或
小時重時輕無以快志期乎得情孰曰非重國之政令孰曰非輕
人之性命虐則招咎寬則納慶宜慎宜恤可畏可敬爲獄則固爲
牢則幽晨嚴管鑰夜密更籌寂寂圓土纍纍繫囚求食搖尾見吏
垂頭自昔立名此爲非所逼隘狹室歌傾漏宇冬有祁寒夏多隆
暑焉可失入焉可妄處勿謂無妨勿謂無傷匹婦含怨三年元陽
匹夫結憤六月飛霜可以安危可以興亡敢告司憲無輕國章

縣令箴

古之奇

咨爾多士各司厥官政不欲猛刑不欲寬寬則人慢猛則人殘寬
則不濟猛則不安小惡無爲消流成池片言可用毫末將拱禍旣

有胎德豈無種鏡不自照祇能鑑物人不自知從諫勿拂慾不可縱貨不可黷黷貨生災慾縱禍速勿輕小人蜂螫有毒勿輕小道大車可覆勿謂剛可長長剛者亡無謂柔可履履柔者恥剛強有時柔弱有宜時宜克念願在深思不恕而明不如不明不通而清不如不清無為惡行無逆善名保此中道無成不成過客箴士異申同聲如山之重如水之清如石之堅如松之貞如劍之利如鏡之明如弦之直如秤之平

縣令箴

元結

古今所貴有工之官當其選授何嘗不難為其動靜是人禍福為其噓噏作人寒燠煩則人怨猛則人懼勿以賞罰因其喜怒太寬則慢豈能行令太簡則踈難與為政既明且斷直焉無情清而且惠果然必行或曰開由上官事不自我辭讓而去有何不可誰欲字人贈君此箴豈獨書紳可以銘心

五箴

并序

韓愈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無勇也予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于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于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嗚呼予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嗷嗷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頗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廖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止悔不可為思而思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悖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尤從也為比捨也為讎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讎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焉而不顧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沛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法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於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掩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掩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辱則宜然

動箴

皮日休

動生於欲行生於為欲則不妄為則不疑吾道未喪于何不之勿

生季世有爵必危勿居亂國有祿必尸住無市怨去無取咄跡無露顯名無求知聲無取猜譽無致疑坦道如砥履過羨藜四海如家去劇熱維日慎一日念茲在茲

靜箴

冥冥默默惟道之域處不違仁居無悖德勿欺孩孺衣冠失則勿慢阜隸語言成隙深山雖樂材狼爾殛深林雖安虺蜴爾螫居不必野惟性之寂止不必廣惟心之適勿傲乎名要乎聘帛勿矯乎節取乎祿食躬雖以安若敵鋒鏑味雖以甘若含冰藥成吾高風惟靜之力

口箴

姚元崇

君子欲訥吉人寡辭利口作戒長舌為詩斯言不善千里違之勿謂可復駟馬難追惟靜惟默澄神之極去甚去泰居物之外多言多失多事多害聲繁則淫音希則大室本無暗垣亦有耳何言者天成蹊者李似不能言為世所尊言不出口冠時之首無掉爾舌

以速爾咎無易爾言亦孔之醜敬之慎之可大可久敬之伊何三命而走慎之伊何三緘其口勗哉夫子行矣勉旃書之屋壁以代韋弦

視聽箴

沈顏

人一其視而不一其明故日有時盲人一其聽而不一其聰故耳有時聾蓋目之盲由物亂其睛耳之聾由聲惑其聰且王者咸知其玉也石者咸知其石也砥砭亂焉宮者咸知其宮也商者咸知其商也而鄭衛惑焉夫人者孰欲棄真而取僞背正而歸邪諒視不詳而聽不審耳俾視不詳而聽不審者豈不以砥砭鄭衛之故乎吁天下之大萬物之衆其亂目惑耳者非特砥砭鄭衛而已則知非聖賢其不惑於視聽者稀矣

自箴

元結

有時士教元子顯身之道曰干時不爭無以顯榮與世不佞終身自病君欲求權須曲須圓君欲求位須姦須媚不能此為窮賤勿辭元子對曰不能此為乃吾之心反君此言作我自箴與時仁讓人不汝上處世清介人不汝害汝若全德必忠必直汝若全行必方必正終身如此可謂君子

行已箴

李翱

人之愛我我度于義義則為朋否則為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于惑內省不足愧形于顏中心無他曷畏多言唯咎在躬若市于戮慢詭自他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遠于此其何不為事之在人昧者亦知遷焉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作我師

暗室箴

歐陽詹

夫行以檢身非以為人無淫無佚其處宜一孜孜碩人冥冥暗室罔縱爾神罔輕爾質遠茲小惡念彼元吉勿謂傍帷上蓋天鑒無外勿謂後掩前局神在無形天不長慝神實正直神怒天誅未始

有極昔者趙盾假寐於莊天迴厥害鋤倪已亡又有符堅竊爲制
度神敗其類蒼蠅以呼天窺神窺人無不知神忿天忿身無所隱
澗松抱節幽蘭以薰歲寒不變無人亦芬草木猶爾人其曷云戒
慎乎其所不見恐懼乎其所不聞先師有言敢告夫君

三戒并序

柳宗元

吾恒惡世之人不知推已之本而乘物以逞或依世以干非其類
出技以怒強竊時以肆暴然卒迫于禍有客談麋驢鼠三物似其
事作三戒

臨江之麋

臨江之人畋得麋麋畜之入門羣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
自是日抱就犬者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
麋麋稍大忘已之麋也以爲大良我友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
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見犬在道甚衆走欲以
爲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之狼藉道上麋至死終不悟

黔之驢

黔無驢有好事者舩載以入至則無可用放之山下虎見之尤然
大物也以爲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憇憇然莫相知他日驢一
鳴虎大駭遠遁以爲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
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驢不勝怒蹄
之虎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跳踉大嚼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
之危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虎雖猛疑畏卒不
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永某氏之鼠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特甚以爲己生歲直子鼠子神也因愛鼠
不畜貓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
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梳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
也晝累累與人並行夜則竊齧鬯暴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
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爲態如故其人曰是陰類惡物也

盜暴尤甚且何以至是乎哉假五六貓闔門撒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晷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飽食無禍為可恒哉

冰壺誠 并序

姚元崇

冰壺者清絜之至也君子對之不忘乎清夫洞澈無瑕澄空見底當官明白者有類是乎故內懷冰清外涵玉潤此君子冰壺之德也

玉本無瑕冰亦至絜方圓相映表裏皆澈喻彼貞廉能守其節凡今之人就列稱臣當官以割剝為務在上以財賄為親豈異夫象之有齒以焚其身魚之貪餌必曝其鱗故君子讓榮不憂辭滿為珍以備其德以全其真與其濁富寧比清貧吳隱酌泉龐恭致水席皮洗幘緼袍空裏雖清畏人知而所知遠矣嗟爾在位祿厚官尊固當聳廉勤之節塞貪競之門冰壺是對炯戒猶存以此清白遺其子孫

執秤誠 并序

秤者衡衡天下之平也君子執之以平其心夫衡在天以齊七政在人以均萬物稱物平施為政以公毫釐不差輕重必得是執秤衡之理也

聖人為衡四方取則志守公平體兼正直用於天官銓綜斯得行於里閭紛競以息故南西以對左右以持秤物低仰不差毫釐使錙銖不惑輕重無疑智不能矯愚不能欺存信去詐以公滅私無偏無黨君子似之法者天下公器官者庶人之師其身既正不令而行在下無恐唯上之平故曰上之所仰人皆其向我之所教人皆其效心苟至公人將大同心能執一政乃無失嗟爾多士欽哉勉旃庶以觀則同夫佩弦

執鏡誠 并序

執鏡取其明也夫內涵虛心外分朗鑒物不可以匿詐體無得以逃形是以野鹿窺而慙山雞對而舞故君子是繪是畫置之座隅

蓋將照苒回之心絕險詖之路也詩曰我心匪鑿不可以茹亦其理焉

秦樓明鏡鑿有餘暉色自疑曉光能洞微飭以鞶組匣以珠璣龍遶池卧鳥臨月飛傍入四鄰中延萬象濟物攸博利人斯廣握在帝心則宇宙融朗懸諸詮目則翹楚瞻仰且明不匿瑕君子是嘉不疲屢照君子是效嗟爾在職爲代作則刑不可濫政不可賊凡今之人鮮務爲德紛綸諂媚汨沒忠直當須如鏡之明斷可以平如鏡之絜斷可以決敢告後來無忝前哲

守戒

韓愈

詩曰大邦維翰書曰以藩王室諸侯之於天子不惟守土地奉職貢而已固將有以翰藩之也今人有宅於山者知猛獸之爲害則必高其柴援而外施陷窞以待之宅於都者知穿窬之爲盜則必峻其垣墻而內固扃鑰以防之此野人鄙夫之所及非有過人之智而後能也今之通都大邑介於倔强之間而不知爲之備噫亦

惑矣野人鄙夫能之而王公大人反不能焉豈材力有所不足歟蓋以爲不足爲耳天下之禍莫大於不足爲材力不足者次之不足爲者敵至而不知材力不足者先事而思則其於禍也有間矣彼之倔强者帶甲荷戈不知其多少其縣地則千里與我壤地相錯無有丘陵江河洞庭孟門之關其間又自知其不得與天下齒朝夕舉踵引頸冀天下之有事以乘吾之便此其暴於猛獸穿窬也甚矣嗚呼胡知而不爲之備乎哉責育之不戒童子之不抗魯雞之不期蜀雞之不支今夫鹿之於豹非不巍然大矣然而卒爲之禽者爪牙之材不同猛怯之資殊也曰然則如何而備之曰在得人

敵戒

柳宗元

皆知敵之仇而不知爲益之尤皆知敵之害而不知爲利之大秦有六國兢兢以強六國旣除詭詭乃亡晉敗楚馱范文爲患厲之不啻舉國造怨孟孫惡臧孟死臧恤藥石去矣吾亡無日智能知

之猶卒以危矧今之人曾不是思敵存而懼敵去而舞廢備自盈
祇益爲瘡敵存滅禍敵去召過有能知此道大名播懲病克壽矜
莊死暴縱欲不戒匪愚伊耆我作戒詩思者無咎

幾銘

權德輿

大和熙熙酌而用之旁魄變化皆生乎幾上合乾道萬物陰陽下
爲人紀百工咸秩游泳虛無合體渾區乃卷乃舒與羣有俱沖用
爲工方寸爲爐周行不殆造物何侔一以制動寡以理衆或行其
道或藏其用盤桓利貞得時大行燮贊財成粲然文明舒亘八極
藏之無形山川出雲元氣冥冥故曰知幾其神孔父周文去聖遠
矣時無其人見幾而作造形斯悟遽生可卷顏子殆庶物知至至
節宣好惡無愆五事無汨百度靜之如淵運之如環得喪糾纏相
望其間不見其朕莫知其然審而用之吾道常全

門銘

盧仝

貪殘姦醜狡佞訐懷身之八殺背惠恃已狎不肖妬賢才命之四

孽有是有此余敢辭無是無此余之師一日不見余心思思其人
懼其人其交其難敢告于門

二銘并序

羅衮

黃帝作巾几之法孔甲有盤盂之戒太公陳觴鏡之銘所以昭成
敗而防遺闕也衮不敢追跡聖賢輒取枕杖二物而爲之銘亦古
之賤士不忘君臣之分也

枕銘

或枕或歌有安有危勿邪其思

杖銘

身之疲杖以扶之國之危賢以圖之

櫛銘

盧仝

人之有髮兮旦且思理有身兮有心兮胡不如是

藏劍銘

潘存實

曾得劍匣而不持或怪之乃荅曰直不可媚善不可害仁不可暴

苟好是則利不在鋒鏑矣遂爲銘曰
龍入泉星上天雄雄神器蓄在人間於戲動不仁靜不德雖百鍊
之鋼於愛身也奚力

座右銘

白居易

崔子玉座右銘予竊慕之雖未能盡行常書屋壁然其間似有未
盡者因續爲座右銘

勿慕貴與富勿憂賤與貧自問道何如貴賤安足云聞毀勿感感
聞譽勿欣欣自顧行何如毀譽安足論無以意傲物以遠辱於人
無以色求事以自重其身遊與邪分歧居與正爲鄰於中有取捨
此外無踈親修外以及內靜養和與直養內不遺外動率義與仁
千里始足下高山起微塵吾道亦如此行之貴日新不敢規他人
聊自書諸紳終身且自勗身沒貽後昆後昆苟反是非我之子孫

猩猩銘并序

裴炎

酈元長水經注云武平封谿縣有獸曰猩猩後形人面顏容端正

學人語若與交言聞者無不敎教其肉食之窮年無厭可以辟
穀淮南子曰猩猩知往而不知來謂知人家往事及祖父名位阮
汧云曾使封谿見邑人云猩猩在山谷行常有數百爲羣里人以
酒并糟設於路側又愛著屐里人織草爲屐更相連結猩猩見酒
及屐知里人設張則知張者祖先姓字及呼名罵云奴欲張我捨
爾而去復自再三相謂曰試共嘗酒及飲其味逮乎醉因取屐而
著之乃爲人之所擒皆獲輒無遺者遂置檻中隨其所欲而飲之
將烹里人索其肥者乃自推托泣而遣之左太冲吳都賦曰猩猩
啼而就烹里人以餉封谿今曰何物曰猩猩惟與酒兼之以屐可
以就擒爾西國胡人取其血染毳罽色鮮不黯或曰若刺其血問
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二升果足其數若加之鞭捶晒之則隨所
加而得至於一斗弗如此未肯頓輸張薦孝廉好古之士於筭中
出此圖相示賓客客覽之曰悲哉此獸何其愚也有僧去塵在座
謂諸賓客曰彼獸獸也夫何足云竊見人而似之曾無悟矣四座

引而問之曰夫財色名利溺人也曷若猩猩好酒乎爵賞祿位羈人也曷若猩猩愛屐乎饕餮致禍飾辭覲免者曷若猩猩推肥乎蘊利生孽死而無悔者曷若猩猩含血乎子奚獨悲此諸賓矍然改容而歎曰大哉高人之言也豈趨世利汨沒名務者之所聞乎敬篆斯言以爲座右銘其銘曰爾形惟猿爾面惟人言不忝面智不踰身淮陰佐漢李斯相秦曷若箕山以全吾真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八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九

書一 摠八首

論政

上姚令公書 張九齡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柳冕

賀崔相國書 權德輿

上崔相公書 劉軻

上姚令公書

吳興姚

鉉

纂

荅張九齡書 姚元崇

上宰相書 陸長源

論事於宰相書 李翱

再上崔相公書

張九齡

日月左拾遺張九齡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廟堂運天下者久之矣人之情僞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學之說小子之處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以此道也忍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爲聖朝之佐大見信用渴日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旣遇非常

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羲軒之時何云伊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弊未盡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果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爲知己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恒態不可不察目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遊無以求售明主在上君侯爲相安得此言由出其口

所以爲君侯至惜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爲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即雖有所長一皆阻抑專謀選衆之舉息彼訕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安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廋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爲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爲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安用小人之說爲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而已已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荅張九齡書

姚元崇

忽辱牋翰喜慰攸集退惟自省慙懼亦深實智力之所不逮也宜朝廷之所見責也僕本凡近之材素非經濟之具叨承過聽謬膺朝委自少及長從微至著惟以直道爲業匪以曲路期通歷官三朝年逾一紀凡所稱薦罕避嫌疑實有祁奚之舉非無許允之對

則天之世已被流言行之有恒久而自辯近蒙獎擢倍勵驚庸每以推賢進士爲務欲使公卿大夫稱職豈楊橋之或用及解狐之可爲而悠悠之徒未足矜察嗷嗷之口欲以中傷上恃天聰俯仗神道旣不得奉身而退但知信心而前然顧無隱慝亦死爲明矣猥惟不敏敬承厥休時當座銘永爲身寶元崇頓首

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柳冕

冕再拜上書相公閣下非得蔣起居書伏承相公以冕論房杜二相書并荅江西刑政論共四本以付史館冕惕然自失懼辱相公之厚意遂取舊本刪改數處愧無運斤之妙徒有傷手之責謹隨狀獻上退而自慙去年又續奉相公手疏以國家承文弊之後房杜爲相不能反之於質誠如高論又以文章承徐庾之弊不能反之於古愚以爲不然故追而論之以獻左右且今之文章與古之文章立意異矣何則古之作者因治亂而感哀樂因哀樂而爲詠歌因詠歌而成比興故大雅作則王道盛矣小雅作則王道缺矣

雅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作則王澤竭矣至於屈宋哀而以思流而不反皆亡國之音也至於西漢楊馬已降置其盛明之代而習亡國之音所失豈不大哉然而武帝聞子虛之賦歎曰嗟乎朕不得與此人同時故武帝好神仙相如爲大人賦以諷上讀之飄飄然反有陵雲之志子雲非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子雲知之不能行之於是風雅之文變爲形似比興之體變爲飛動禮義之情變爲物色詩之六義盡矣何則屈宋唱之兩漢扇之魏晉江左隨波而不反矣故蕭曹雖賢不能變淫麗之體二荀雖盛不能變聲色之詞房杜雖明不能變齊梁之弊是則風俗好尚繫在時王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別是一技耳當時君子恥爲文人語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文章技藝之流也故夫子末之是以四揚荀陳以德行經術名震海內門生受業皆一時英俊而文章之士不得行束脩之禮非夫兩漢近古由有三代之風乎惜也繫士風而不本於王化至若荀孟賈生明先王之道盡天

人之際意不在文而文自隨之此真君子之文也然荀孟之學困於儒墨賈生之才廢於絳灌道可以濟天下而莫能行之文可以變風雅而不能振之是天下皆惑不可以一人正之今風俗移人久矣文雅不振甚矣苟以此罪之即蕭曹輩皆罪人也豈獨房杜乎相公如變其文即先變其俗文章風俗其弊一也變之之術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惟尊經術卑文士經術尊則教化美教化美則文章盛文章盛則王道興此二者在聖君行之而已冕再拜

上宰相書

陸長源

月日太中大夫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禦使陸長源謹奉書相公閣下相公以命世之略應佐時之器發文苑之鴻猷繼台庭之盛業聖上傾心以待相公之啓沃天下側耳以待相公之政理豈得與房杜異日而不與蘇宋同年哉某比在朝廷接君子之步武聽哲人之語言區區之誠願盡於此今上聰明英武自漢

魏已來賢君哲后未有如今上者自臨極已來宰相未有如房杜蘇宋者何偶聖之有期而得賢之無路蓋有此也夫誠人之失亦由端其躬而後求影之直故宰相者導生人之本稽政化之源正辭以固之平氣以待之物有其官官得其人則提綱而綱目張振領而毛裘舉至如移制度評軍國事關社稷者斯在宸衷猶望宰相自古况今獻可替否其餘朝廷之常典羣司之闕務弛張由於下筆指顧在於一言使政歸常典理革前弊和氣浹於下清風穆於上自然宰輔之事行弼諧之義暢何必捨其易而攻其難犯龍鱗之不測蹈虎尾而莫顧哉其宰相之寄也在於用賢賢不濫而人自理次於秉政政不撓而國自安用賢者除改是也秉政者賞罰是也其用賢也絕黨與捨憎嫌使韋弦各施輪轅適用頃者之用人也聲利以撓其心愛惡而昏其識以枉為直破觚為圓除改出於門庭賞罰隨其情欲求道行事舉其可得乎且尚書六司天下之理本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

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秘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虛設
祿俸枉請計考者假而爲資養聲者藉而爲地一隅如是諸司悉
然欲求綱目張表毛舉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且棟傾者正之
則屋無壓焉之懼疾其者攻之則人無浸沴之患正傾在於良匠
攻疾在於良醫故政化失諫臣得抗疏以論之敗累與憲官得持
法而繩之諫臣須蹇蹇匪躬之士憲官須孜孜嫉惡之人今悉求
溫潤美秀沈默弘寬者爲之蓋北轅適楚圓鑿方枘欲求扶傾愈
疾其可得乎貞元初兵戈初解蝗旱爲災邑多逃亡人士殍餒至
使官厨有關國用增艱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
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
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
天子之食日舉以樂今歲豐年稔穀賤傷農或宜出價以歛糴實
太倉之儲豈可慢易於豐賤之日危急於凶荒之際比年國家和
糴殆不得人文悵空存倉廩不實是由賞罰之典曠茲虛之吏生

此亦宰相擇人之過也某之州戶口減一萬兵數無二千夏率供
秋秋率供夏儻四氣或爽一歲無年實恐投姦有虞爲累非淺况
率土州縣其事略同古人云旱則資舟雖在豐稔之時須爲凶險
之備此亦宰相之職也蝗旱之時聖上憂畿縣凋瘵親擇臺省十
人出爲畿令其後京畿稍理皆擢以大郡則聖上旌賢賞功之意
也頃來度支勅符皆云刺史縣令以戶口減殿一人賦歛增最一
人與者騫騰於廊廟嫌者沈淪於草莽欲求其爲惡者懼爲善者
勸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況今北虜和親縻費轉甚西戎作梗
邊鄙未安所望求方邵之才選甘傳之將聯營朔裔復河外之城
振旅湟中收隴右之地且田單匹夫也敗樂毅乘勝之師謝艾書
生也破麻秋勁銳之卒豈有其時而無其人哉在用與不用耳此
亦宰相之職也太宗得房杜貞觀之政成玄宗得蘇宋開元之業
泰今相公居廟堂之上當台衮之任與房杜蘇宋列於青史寧肯
昵親愛行肺腑踵覆車之轍哉其齒髮向衰志力由在遇賢相逢

明時亦願一豁平生少展微分不然者老於泉石亦求仁而得仁
其再拜

賀崔相國書

權德輿

伏惟大方全德自中發外緼爲志氣播爲事業然則阜庶生物操
持化權結於衆心爲日固久且大賢之出處天下之否泰也故詔
下之日人人相應又早歲獲觀皇極綜論玄德志孤雲賦淒風詩
伏讀累日備見精慮之所至言理亂者多推世運於必然殊不知
弛張變化存乎其人而已自古哲賢之徒或志尚不展鬱埋當世
長歎痛哭於是乎作伏惟以常所感槩申於盛明使三辰光潤萬
方軌道實在指顧豈逃穀中且以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熙
帝載良平以謨明贊王業至宣帝時則魏相通故事邴吉知大體
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曆孫弘之文章韋賢之好學
平當之有恥然亦號爲賢相抑又次焉至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
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齷齪

備位故身名借泯未此數子者豈不粗知君臣之道古今之變哉
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衰乎又古人
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訓顧多幸獲覽炳然之文又備承餘論有以
見大君子遣辭發慮弘裕溥博者矣惟德與功實在今日洒天下
之耳目復萬物於全性在丈人踐而行之守而終之而已不宣某
再拜

論事於宰相書

李翱

凡居上位之人皆勇於進而懦於退但見已道之行不見已道之
塞日度一日以至於黜退奄至而終不能先自爲謀者前後皆是
也閣下居位三年矣其所合於人情者不少其所乖於物議者亦
已多矣茲邪登用而不知知而不能去柳泌爲刺史疏而不止韓
潮州直諫貶青諱而不得道路之人咸曰焉用彼相矣閣下尚自
恕以爲猶可以輔政太平雖枉尺猶能直尋較吾所得者不啻補
其所失何足遽自爲去就也切怪閣下能容忍亦已甚矣昨日來

高枕不寐靜為閣下思之豈有宰相上三疏而止一邪人而終不信閣下天資畏慎又不能顯辯其事忍恥署勅內愧私歎又將自怨曰吾道尚行吾言尚信我果為賢相矣我若引退則誰能輔太平邪是又不可之甚也當貞觀之初房杜為相以為非房杜則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以為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以為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可也開元之初姚宋為相以為非姚宋則不可也房杜姚宋之不可也

上崔相公書

劉軻

當今帝堯在上夔龍為相大戎新逐三晉四戰之地無梟鷂狼子是宜徼福者爭歸賀於相國某獨不敢以是心同衆人之唯唯思有以一跪吐而未果者誠以相門尊高非布衣可以私謁其或關衡石輕重非先書導誠素則無以為也然而潛是心不為身有所祈輸誠於相公得不以常常之心憐其持意邪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今屬兇孽新夷恭階初平天下之懸懸其心復魏文貞房梁公姚梁公宋開府致太宗玄宗故事若帝嬰兒待哺塞是望者獨相公是以聞相公以是為心即房宋不死二宗之道盡得施於上矣語不云乎雖有鎡基不如乘時自用武以來至于今日不謂無時得其時而不乘之以貞觀開元治平之勢則勢之過如發矢耳此所以為相公惜是時之難再也且天下欲上如二宗待相公而肖之耳今相公豈不待天下之士而坐為房宋者也又非有其時無其人人與時偕有矣豈可厚誣多士謂無一可與言房宋

故事者邪昔宓不齊邑不方百里師五老而友二十八人齊桓公
爲諸侯盟主有坐友三人諫臣五人舉過者三十人周公相成王
躬吐握之勞所執贄於窮閭隘巷者七十人彼一聖二賢挈下戴
上非獨責成其心而天下之人故至于今稱爲聖賢況當相公首
築太平之基焉知夫有心者不磨勇養氣待相公呼而出之耳今
云云論者見犬戎退邊不數十里便謂邊無可虞虜無能爲見趙
魏之地死一帥易一將便謂天下無事廟堂可以高枕此豈知相
公弟欲因前之無事不欲爲巍巍蕩蕩之績乎抑其聞宰相之事
必以天下爲言以衡石言之豈不資天下錙銖輕重爲平準者邪
以鼎實言之豈不資天下水陸飛走爲滋味者邪若輕者雖有生
之微豈不資衡鼎之一物乎伏念自知書來恥不爲章句小說桎
梏聲病之學敢希趾遐蹤切慕左丘明楊子雲司馬子長班孟堅
之爲書故北居廬山亦常有述作幸當相公調元厚生之次不使
一物不遂其性一夫不獲其心是宜天下褐衣之徒孤立藝進之

秋也謹獻所嘗著隋監一卷右史十卷伏希樞務之暇賜一覽讀
恩幸恩幸軻恐懼再拜

再上崔相公書

劉軻謹再拜相公閣下先獻書三日軻將出通化門其心遲遲然
若虛其腹如未厭其食者且曰今嗣聖重光相公登庸天下褒誠
蓄志之士將不遠千里願獻計於相府者固多矣適會其時得觀
光輦下云欲出東門歸江湖業爲儒生閱天下利病苟無一詞聞
天下善否將何以見江漢之士故退於逆旅思有以效誠於相公
者伏念挈鉞負薪之言古人不遺相公其遺邪某自惟輟耕窮書
或得侍坐於搢紳長者洎屬文駕說之士每議及國朝相府間事
言貞觀則房魏言開元則姚宋自貞觀數十歲至開元中間豈無
房魏之相邪目開元數十歲至于今中間豈無姚宋之相邪何說
者局於四而不至於五六邪豈無繼之者力不足而追不及邪將
力足追及而曰非大有爲之時而不能爲之者邪某嘗試言之矣

夫北轅適楚南轅適晉是不可到日暮途遠是豈力不足進不及邪不繇其道故也然則非說者不屈指五六而局於四也古天子以天下事歸於相府相府以天下事爲已任故伊尹自負以天下之重周公亦潛心在於伊尹耳故曰周公兼三王以施四事夫周公之潛心於伊尹而不愧乎伊尹獨伊尹取其君不及堯舜故其心愧恥夫其存心直下千歲無人嗣續惟梁公鄭公高視千載之上始潛心於伊尹且亦惟恐太宗不及堯舜故德謚以經諱天地曰宗爲不祧之廟至姚公宋公又潛心於房魏亦惟恐玄宗不及太宗故致時雍復貞觀治平之風焉某請梗槩姚宋舊事而言之諸說以姚之爲相也先有司罷冗職修舊法百官各盡其才又奏請無赦宥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於是上責成於下下權歸於上上下下交而天下泰矣故曰姚善應變所以成天下之務宋之爲相也以彌綸爲已任亦以筆硯專隨故曰宋善守文所以持天下之正繇是四十年間威振四海教加百姓政歸有司綺繡羅紈之

家請謁不行而戚里束手矣故生於開元天寶之間自幼迨強仕女有家男有室耳不聞鉦鼓目不識兵革故玄宗無爲恭事玄默而已矣今上新嗣大位相公新揭大柄必欲盡天下善美以調和鼎味異所以沃天心而福衆庶也某知相公固亦潛心於姚宋亦恐聖君不及玄宗焉夫姚宋潛心於房魏而已無愧於房魏今相公已潛心於姚宋詎得有愧於姚宋邪夫惟無愧實在應變成務守文持正踐其跡必至其所至俾後人之談者自四公而加相國焉相公必以是爲心某知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者有四矣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今緣邊八鎮之士聞六軍之人坐以受賜莫不開口以待哺將欲賈餘勇以壯邊勢惟恐不厚於六軍之賜矣此亦賞過乎功者不得不搖心也非所謂至賞不費賞明而教行者也某切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也聖上自儲副即祚蓋三代不刊之事雖巷兒街童知其必然彼貪天之功者以爲房間永巷北宮貞伯子之能事必陰教是謀出一時之策畫寵

以懷黃垂組不謂無恩矣脫或天光獨私恩無與對使權量天下
輕重以專備顧問雖賢如史游納忠勤心恐必漸弘恭之勢矣古
之賢聖過禍於未芽芽而滋之根著而不可拔矣其謂相公未得
高枕於廟堂之上二也昔西京初留侯譏高祖表用蕭曹故人東
漢初鄧禹戒光武以功臣專任貞觀初太宗自秦府登極有上封
事者請以秦府舊兵追入宿衛太宗曰朕方以天下爲家惟才行
是取何新舊爲夫以一家國爲言誰能無私必以天下爲言孰非
王人而以家國之私於天下也范曄云舉德則功不必厚奉勞則
人或匪賢必處非其地非所以優貸而見惜其功也故姚宋所以
無任功臣以政其在茲乎是以門開誰一與長閉此某切謂相公
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三也日者有自邊兵來曰凡事閱於目而
可寘於口非鑿空架虛事游談者也且國家所以禦戎狄爲邊垣
者朔方爲大夫朔方去戎虜不數百里而近使胡塵不至於亭障
者實以邠涇之鎮虜不敢東顧自燕盜已來惟朔方多軍功內以

過不軌外以拓胡虜故朔方之於朝廷雖手足之扞頭目不足過
也比者茲回秉政司計者析秋毫以刻肌骨非紅粟腐帛不及於
邊兵無襯甲之服以赤肉冒流矢者駢門皆是統率者雖章連十
上帝閻九重留中莫聞至有抽刃垂頸祝觴禱死貴爲節制猶無
慘若是矧責由卒隸尚安能固其生與戎狄攻鬪邪今鈞怨者既
逐新恩已大洽相公必深惟前弊思有以矯之之術以廟筭決勝
授成策於邊將者古人以天下諭一身以四邊同支體以中國視
心腹支體有疾心腹安得無憂乎善言邊兵者以河隴不如燕薊
燕薊不如朔方朔方軍之地連險小雜虜俗習騎射擊軍者非其
父兄則其子弟故所以無對於諸軍矣今之存者皆諸軍遷徙或
叛孽殘寇之餘遠鄉里別妻子執戈卧甲坐不遑暖胡塵一起連
頭應召必無美利以啗其欲必無爵賞以磨其勇以之防塞可謂
連雞矣此某謂相公未得高枕於廟堂之上四也古之相天下者
獨勞一身役一心範天地而俾無遺事於天下也蓋存乎任使而

已矣傳曰使智者慮義者行仁者守又曰使智者佐仁者此舜所以穆四門而貞元首者也其所以首多士之伍進希相公必首而納之然後開平津之閣待白屋之士且問曰計安在知致理致君之策駢肩出於門下矣若然者吾君不愧於二宗相公不愧於四公何有力足以追而曰非其時而不爲之者邪此小生汲汲於私心誠在乎此切欲使後之秉史筆者直書蕭相國故事亦以無愧辭於史官焉某不勝區區之志唐突尊重伏惟矜其意而宥其罪某恐懼再拜

重校正唐文粹卷第七十九

